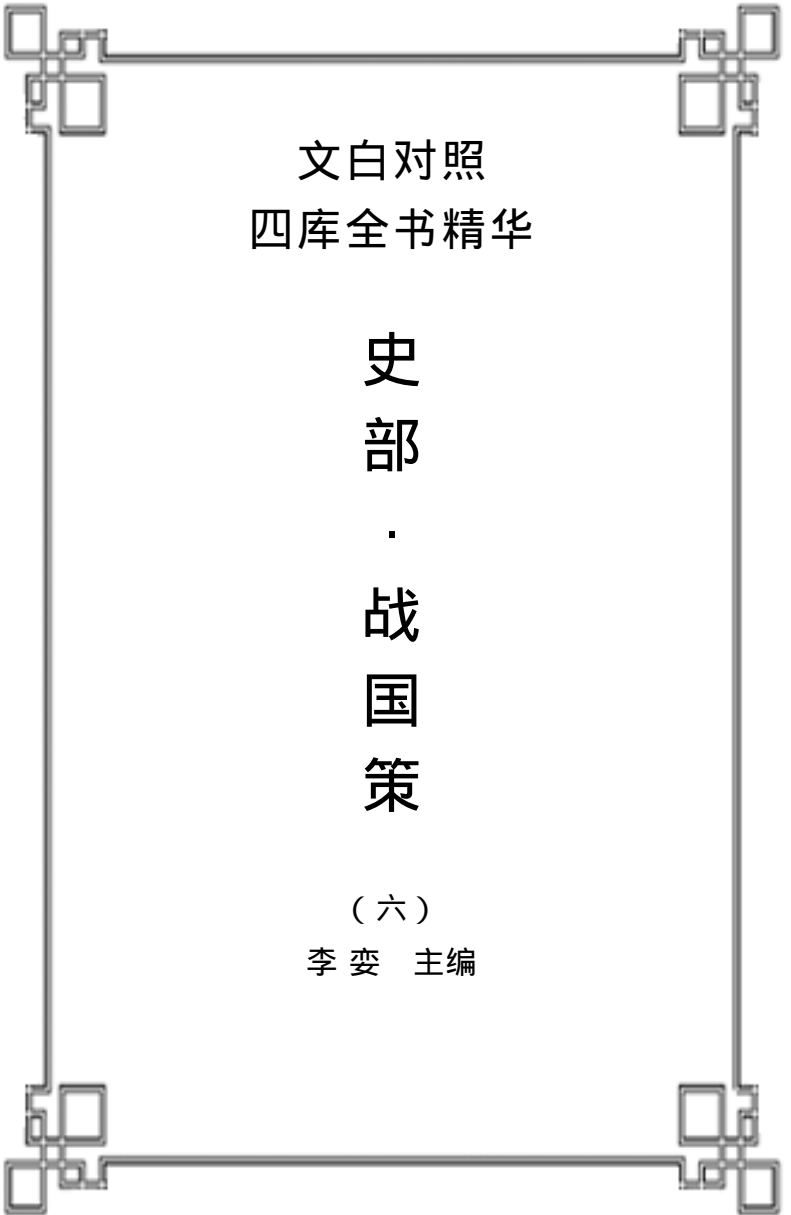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战
国
策

(六)

李 变 主编

目 录

韩傀相韩	1
战国策卷二十八	6
韩策三	6
或谓韩公仲	6
或谓公仲	8
韩(人)(珉)攻宋	10
或谓韩王	12
谓郑王	14
韩阳役于三川而欲归	19
秦大国也	20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	21
或谓韩相国	22
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	23
韩相公仲珉使韩侈之秦	24
客卿为韩谓秦王	25
韩珉相齐	27
或谓山阳君	28
赵、魏攻华阳	29
秦招楚而伐齐	30
韩氏逐向晋于周	31
张登请费缙	32
安邑之御史死	33

魏王为九里之盟	34
建信君轻韩熙	35
段产谓新城君	36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	37
战国策卷二十九	38
燕策一	38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	38
奉阳君(李兑)(公子成)甚不取于苏秦	41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	43
燕文公时	44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46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	50
宫他为燕使魏	52
苏秦死	53
燕王哙既立	57
初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	60
苏代过魏	61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62
齐伐宋	65
苏(代)(秦)谓燕昭王	69
燕王谓苏代	73
战国策卷三十	74
燕策二	74
秦召燕王	74
苏(代)(秦)为奉阳君说燕于赵	79
苏代为燕说齐	83

苏(代)(秦)自齐使人谓燕昭王	84
苏(代)(秦)自齐献书于燕王	87
陈翠合齐、燕	89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	91
燕饥赵将伐之	92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	94
或献书燕王	100
(客)(苏秦)谓燕王曰	103
赵且伐燕	105
齐魏争燕	106
战国策卷三十一	107
燕策三	107
齐、韩、魏共攻燕	107
张丑为质于燕	109
燕王喜使栗腹	110
秦并赵	115
燕太子丹质于秦	117
战国策卷三十二	129
宋策卫	129
齐攻宋	129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	130
犀首伐黄	132
梁王伐邯郸	134
谓大尹曰	136
宋与楚为兄弟	137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	138

宋康王之时	139
智伯欲伐卫	140
智伯欲袭卫	141
秦攻卫之蒲	142
卫(使)客事魏	144
卫嗣君病	145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	146
卫人迎新妇	147
战国策卷三十三	148
中山策	148
魏文侯欲残中山	148
犀首立五王	149
中山与燕、赵为王	152
司马心喜	155
司马心喜	156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157
主父欲伐中山	160
中山君飧都士	161
乐羊为魏将	162
昭王既息民缮兵	163

韩傀相韩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正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忽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通邀）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

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烈〕侯，聂政刺之，兼中（哀）〔烈〕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歿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轶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

【译文】

韩傀任韩国的相国时，严遂受到韩王的重用，两人互相忌恨。严遂公正无私地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纠正韩傀的错误。因此，韩傀在朝廷斥骂严遂。严遂拔剑直冲韩傀，因有人来救，韩傀才得以脱险。这时，严遂害怕被处死，就逃离韩国，到处漂游，寻求可以向韩傀报仇的人。

严遂到了齐国，齐国有人说：“轶地深井里的聂政是个

勇士，因为射避仇人，隐藏在屠夫当中。”严遂暗暗地与聂政交往，深情厚意地对待聂政。聂政问严遂：“您有什么想要我做的吗？”严遂说：“我能为您效劳的日子不多，虽有事怎么敢有什么要求呢？”于是，严遂就摆设酒宴，亲自为聂政的母亲敬酒。严遂献上黄金两千两，上前为聂政的母亲致敬。聂政很吃惊，更加奇怪他为什么如此厚礼相待，便坚决辞谢。严遂坚决要赠送，聂政辞谢说：“我有老母，家境贫穷，离开本乡在外游荡，做杀狗的屠夫，早晚能买点甜脆可口的东西来奉养母亲。母亲的供养已经够了，按理说实在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避开人，而对聂政说：“我有个仇人，我已在各国到处寻找（能为我报仇的）人已经不少了。可到了齐国，才听说足下讲义气，声望很高，所以特意献上黄金两千两，只不过作为老夫人的粗食之费，只以此来和您交好，哪儿敢对您有什么要求呢？”聂政说：“我之所以低声下气，屈辱身份，隐居在市井之中，仅仅希望以此来养活老母。老母活一天，我就不能对别人以死相许。”严遂一再要给他献礼，聂政始终不肯接受。然而严遂最终还是周到地完成了宾主相见的礼仪才离去。

过了许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已经安葬，守孝期满，脱去了孝服。聂政暗想：“唉！我只不过是一个市井的平民百姓，操刀的屠夫，严仲子却是诸侯的卿相，他不远千里，委屈身份来与我交好，我用来对待他的实在太微薄了，我没有大功，可以配得上接受他对我这样的厚礼。严仲子却拿出两千两黄金为老母致敬，我即使没有接受，〔可他这样做，〕正是深深了解我。严仲子一心一意要报仇雪报，竟然亲近相信我这个穷乡僻壤的人，我怎么却能不声不响就此算了呢？

况且以前他邀约我，我只是因为老母的缘故〔没有应邀，〕现在老母已享尽天年，我将要为知己者去出力。”

于是他往西到濮阳，会见严遂，说：“我以前没有答应足下，只是因为老母在世。现在老母去世，请问您想要报仇的人是谁呢？”严遂一一地把详细情况告诉给聂政，说：“我的仇人是韩国的相国韩傀，韩傀又是韩王的叔父，家族宗亲很多，警卫森严，我派人去刺杀他，始终没能成功。现在承蒙您热情相助，我就多准备些车马、壮士，做您的助手。”聂政说：“韩国与卫国相隔不远，现在要刺杀他们的相国，相国又是韩王的至亲，在这种形势下，是不可以多去人的。去行刺的人多了，就难免保不发生差错；出了差错，就难免在语文上不泄漏行刺的秘密。秘密泄漏了，韩国全国就会与您为敌，岂不危险吗？”聂政于是谢绝了车马和随行人员，告辞之后，单人独马出发，手持宝剑前往韩国。

韩国正好在东孟举行盛会，韩王及相国韩傀也参加，武装警卫人员很多。聂政一直冲上台阶去刺杀韩傀，韩傀逃跑，抱住了韩烈侯，聂政再刺韩傀，同时刺中了烈侯，左右的人大为混乱。聂政大吼一声，杀死了数十人。聂政自己剥开脸皮，剜掉眼珠，剖开肚皮，拉出肠子，当场身死。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摆在市场上，悬赏千金征求刺客的姓名。过了很久，没有知道他是谁。

聂政的姐姐知道这事，说：“我的弟弟太好了，我不能因为爱惜自己，埋没了我弟弟的大名，这不是弟弟的本意。”于是她去到韩国，看着尸体说：“英勇呀！浩气多么伟大而崇高。他的行为超过了古代著名的勇士孟贲、夏育和成荆。如今死了却没有留下名字。父母已经去世了，又没有

兄弟，这是因为我，〔他才这样做。〕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传扬弟弟的名字，我不忍心！”她就抱住尸体哭着说：“这是我的弟弟，他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她也自杀在尸体旁。

赵、魏、韩、楚、齐、卫几国的人知道这事，都说：“不仅仅聂政英勇，而且他的姐姐也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女子。”聂政之所以名传后世，是因为他的姐姐不怕招来杀身之祸，才显扬了他的名声。

战国策卷二十八

韩策三

或谓韩公仲

或谓韩公仲曰：“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孪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适束之，则韩必谋矣：若韩随魏以善秦，是为魏从也，则韩轻矣，主卑矣；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与安成君为秦、魏之和，成固为福。不成亦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适束之，是韩为秦、魏之门户也，是韩重而主尊矣。安成君东重于魏，而西贵于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韩、魏而终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终相听者也。齐怒于不得魏，必欲善韩以塞魏；魏不听秦，比务善韩以备秦，是公择布而割也。秦、魏和，则两国德公；不和，则两国争事公。所谓成为福，不成亦为福者也。愿公之无疑也。”

【译文】

有人对韩国的相国公仲说：“双胞胎长得很相似，只有他们的母亲才能分辨得清楚；利与害很相似，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分辨得清楚。如今您的国家利、害的相似，正如同双胞胎的相似一样，能用正道去做，那末国君尊贵，身心安宁；

不能用正道去做，那末国君卑贱，自身危险。如果秦、魏两国联合成功，又不是您主其事促成的，那末韩国一定会遭到秦、魏的谋伐；如果韩国跟着魏国去讨好秦国，那末韩国就成了魏国的尾巴，这样，韩国就要被轻视，国君地位就卑贱；如果秦国和韩国友好，秦国一定会把宠爱信任的人安插到韩国，让他执掌韩国政权控制韩国，这样您就危险了。如果您和安成君帮助秦、魏两国联合，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好事。秦国和魏国联合成功，这是您主其事促使他们联合成功的，秦国和魏国就一定会出入于韩国，这样韩国地位受到重视，国君会受到尊重。安成君在东边受到魏国的倚重，在西边受到秦国的尊崇，他掌握着这些条件，可以向秦、魏两国的国君为您要求好处，分封土地，成为诸侯，这是您意料中的事。至于使韩、魏两国相安无事，您终身任两国的相国，这又是次一等了。〔不管是那一种选择，〕都可以使主尊而身安。秦、魏两国是不可能永远友好下去的，到那时，秦国会谴责魏国，必然要与韩国友好，孤立魏国；魏国一旦不能与秦国友好下去，一定会一心一意地与韩国友好，来防备秦国。根据以上分析，与秦友好或是与魏友好，哪样有利，您可自作抉择。秦国和魏国联合，两国会感激您；秦国和魏国不联合，两国会争着拉拢您。这就是所谓‘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好事’的道理。请您不要怀疑。”

或谓公仲

或谓公仲曰：“今有一举而可以忠于主，便于国，利于身，愿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合离之相续，则韩最先危矣。此君国长民之大患也。”

“今公以韩先合于秦，天下随之，是韩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韩也厚矣。韩与天下朝秦，而独厚取德焉。公行之计，是其于主也至忠矣。”

“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听，秦必起兵以诛不服。秦久与天下结怨构难而兵不决，韩息士民以待其衅。公行之计，是其于国也大便也。”

“昔者，周倏以西周善于秦，而封于梗阳；周启以东周善于秦，而封于平原”今公以韩善秦，韩之重于两周也无计，而秦之争机也万于周之时。今公以韩为天下先合于秦，秦必以公为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计，是其于身大利也。愿公之加务也。”

【译文】

有人对韩国的相国公仲说：“现在有一个谋略，它可以效忠于国君，方便于国家，有利于阁下，希望您实行它。如果诸侯合纵联盟解散了，而去投靠秦国，那末韩国最没有势力；如果诸侯合纵联盟成功，就会与秦国断绝关系，那末韩国也最弱。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韩国总是首当其冲遭受危险。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祸患。”

“如果您将韩国先与秦国联合，诸侯跟着会与秦国联合，这是韩国率诸侯投靠秦国，秦国就会深深感激韩国。韩

国与诸侯朝秦，秦国感激韩国，超过其他五国。您实行这个计谋，则是对国君最大的效忠。

“诸侯如果不与秦国联合，对秦国的号令又不听从，秦国必然派兵讨伐不听从的。秦国长期与诸侯结怨为敌，而战争胜负未决，韩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您实行这个计谋，则对国家有最大的便利。

“从前，周僂以西周与秦国通好，而封在梗阳；周启以东周与秦国通好，而封在平原。如果您以韩国与秦国通好，韩国比西周还要受到秦国的重视，其程度无法计算，而秦国争取韩国的时机相当于争取西周一万倍。如果您以韩国为诸侯带头与秦国联合，秦国一定会在诸侯中公开宣告，封您为诸侯。您实行这个计谋，则是对自己有大利。希望您特别专心注意这些。”

韩（人）〔珉〕攻宋

韩（人）〔珉〕攻宋，秦王大怒，曰：“吾爱宋，与新城、阳晋同也。韩珉与我交，而攻我甚所爱，何也？”苏秦为（韩）〔齐〕说秦王曰：“韩珉之攻宋，所以为王也。以（韩）〔齐〕之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杀一人，无事而割安邑，此韩珉之所以祷于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韩）〔齐〕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固令（韩）〔齐〕可知也。（韩）〔齐〕故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万乘自辅；不西事秦，则宋地不安矣。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秦、（韩）〔齐〕之交。伏轼结鞶（yǎn）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韩）〔齐〕者也；伏轼结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韩）〔齐〕、秦之合者，何也？则晋、楚智而（韩）〔齐〕、秦愚也。晋、楚合，必伺（韩）〔齐〕、秦；（韩）〔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决事。”秦王曰：“善。”

【译文】

韩珉进攻宋国，秦王大怒，说：“我爱宋国，和爱新城、阳晋一样。韩珉与我交往，却进攻我非常爱的地方，不知是为什么？”苏秦为齐国劝秦王说：“韩珉进攻宋国，是为了大王。凭着齐国的强盛，再加上宋国，楚国和魏国一定会害怕；一害怕，就必定向西讨好秦国。大王不损一兵，不杀一人，没有发生战争而能割得安邑，这可是韩珉为秦国祈求的事啊。”秦王说：“我本来担心齐国难以测度，或合纵或连横，不可捉摸，你还来游说，是为什么呢？”苏秦回答

说：“天下诸侯都知道，不是我一人知道：齐国本来就已经进攻宋国，如果向西靠拢秦国，就有秦国来帮助；如果不向西靠拢秦国，即使得了宋地，也不得安宁。诸侯中有丰富经验的游说之士，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离间秦国和齐国的邦交。坐上马车西去秦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张亲齐的；坐上马车东去齐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张亲秦的。他们都不主张秦国和齐国联合。为什么？因为赵、魏、韩、楚四国聪明，而齐国和秦国愚蠢。赵、魏、韩、楚四国联合，必然图谋齐国和秦国；齐国和秦国联合以后，必然图谋赵、魏、韩、楚四国。〔根据这种形势，〕请您决定一切吧。”秦王说：“好吧。”

或谓韩王

或谓韩王曰：“秦王欲出事于梁，而欲攻絳、安邑，韩计将安出矣？秦之欲伐韩以东窥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韩不察，因欲与秦，必为山东大祸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临韩，恐梁之不听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于韩之不与己，必折为秦用，韩必举矣。愿王熟虑之也。不如急发重使之赵、梁，约复为兄弟，使山东皆以锐师（戊）〔戊〕韩、梁之西边。非为此也，山东无以救亡。此万世之计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则山东非能从亲合而相坚如一者，必皆亡矣。”

【译文】

有人对韩王说：“秦王打算出兵进攻魏国，想攻打絳地和安邑，韩国准备采取什么对策呢？秦国想进攻韩国，目的是很快灭掉周王朝，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韩国不了解〔这一点，〕想和秦国联合，这必定给六国带来大祸。秦国想进攻魏国，目的是占据魏国，进攻韩国，唯恐魏国不听从，所以想给他一些颜色看，好巩固秦、魏的关系。大王不了解，如果想中立，这样，魏国一定会因为韩国不帮助魏国而怨恨它，魏国必然会转而与秦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必亡，希望大王深思熟虑。您不如马上派出特使到赵国和魏国去，与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让六国都派出精锐部队，在韩国和魏国的西部边界上驻守，不如此，六国将无法救亡图存。

这是万世长远利益的计谋。秦国想吞并诸侯，统治天下，它与古代五帝、三王、五霸“伐无道者”不同。侍奉秦国即使象儿子孝敬父亲那样，但秦国仍然要把儿子灭掉；行为即使像伯夷让位那样高尚，但仍然会饿死在首阳山上；行为即使像夏桀、殷纣那样，但仍然要被灭亡。您不管怎样侍奉秦国，也是毫无用处的，决不能用这个办法来保存自己，这恰恰会让自己加速灭亡啊。如此说来，六国如果不能组织合纵联盟，团结一致的话，一定都会被秦国灭亡。”

谓郑王

谓郑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móu）之国也。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m）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韩弱于始之韩；而今之秦强于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与诸臣不事为尊秦以定韩者，臣窃以为王之明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秦穆公一胜于韩原，而霸西州；晋文公一胜于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胜立尊令，成功名于天下。今秦数世强矣，大胜以（千）〔十〕数，小以百数，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无所立，制令无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于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为名者，有为实者。为名者攻其心，为实者攻其形。昔者，吴与越战，越大败，保于会稽之上。吴人入越而户抚之。越王使大夫种行成于吴，请男为臣，女为妾，身执禽而随诸御。吴人果听其辞，与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后越与吴战，吴人大败，亦请男为臣，女为妾，反以越事吴之礼事越。越人不听也，遂残吴国，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将攻其心乎，宜使如吴；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吴，而君臣、上下、少长、贵贱，毕呼霸王，臣窃以为犹之井中而谓曰：‘我将为尔求火也。’”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烈〕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烈〕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欲其尊（哀）〔烈〕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终身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烈〕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衅，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译文】

有人对韩王说：“昭禧侯是一代英明的国君，申不害是一代贤良的大臣。韩国与魏国是势均力敌的国家，申不害安排昭禧以下对上执珪之礼去会见魏君，并不是喜欢卑贱，厌恶尊贵，也不是谋划错误，计策失当。申不害考虑此事时说：‘韩执珪朝魏，在内魏君对韩国感到心满意足，在外地他就会被诸侯所溃败，这样，魏国就会受损伤。诸侯讨厌魏国，一定会侍奉韩国。这样我虽屈居于魏君一人之下，却受尊于万人之上。所以，使魏国兵力削弱，使韩国权力尊高，唯一的办法是入朝魏国。’昭禧侯听从而且实行这个办法，

他是英明的国君；申不害出谋划策又把它献出来，他是尽忠的大臣。现在的韩国比当初的韩国弱，现在的秦国比当初的魏国强。如今秦王有如魏王一样的心意，想让韩国‘朝秦’，可是大王与诸大臣却不致力于尊奉秦国来安定韩国，我私下以为大王的明智不如昭禧侯，而大王大臣的忠心不如申不害。

“从前，秦穆公在韩原获得一次大胜，就称霸西戎，晋文公在城濮获得一次大胜，就定天子之位。这都是以一次大胜而建立霸权，成就功名于天下的。现在秦国几代都是强国，打大胜仗有十多次，小胜仗有百多次，大胜则不称王，小胜则不称霸，王、霸之名没有建立，制度法令没有施行，然而《春秋》上的动用军队，难道不是为了立尊名成功名于天下吗？从前，先王的攻战，有的为名，有的为利，为名的要“攻其心”使其心服，为利的要“攻其形”，占领其疆土。从前，吴国与越国交战，越国大败，只得据守在会稽山上，吴国人侵入越国境内，监视、镇抚他们。越王派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请求让男子做奴隶，女子做婢妾，自己亲身和吴王的差役一块劳动。吴国人果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与越王讲和，但是不结盟，这就是所谓‘攻其心’的战术啊。以后越国和吴国开战，吴国大败，也请求让男子做奴隶，女子做婢妾，吴国人反过来要求用越人对待吴人的礼节对待越人，越王不接受，于是就灭了吴国，俘虏了吴王夫差，这就是所谓‘攻其形’的战术啊。现在如果用‘攻心’战术的话，应该让自己象吴国那样；用‘攻形’战术的话，应该让自己象越国那样。如果采用‘攻形’战术而不如越国〔那样坚决彻底，〕采取‘攻心’战术而不如吴国〔那样宽

宏大度，] 但大王的君臣上下，年少与年老的，富贵与贫贱的，全都高喊什么称王、称霸，我私下以为，这就象落到井里，却对人说：‘我准备替你找火’一样。

“在东孟的那次集会上，聂政和阳坚刺死了韩相国韩傀，并刺中其国君韩烈侯。许异故意用脚踩烈侯，让他装死，借以避祸，后来被立为韩国的国君。韩国人莫不听从他的命令，这是因为许异谋划在先。所以烈侯做了国君，许异终身出任相国。韩国人尊崇许异，是由于他尊敬烈侯的缘故。现在的韩国国君不可能象从前烈侯那样受尊敬了，虽然还象以前那样终身做他的相国，可是我其所以不这样做，[因为那样做了，] 岂不是要犯‘失策’的错误吗？从前齐桓公纠合诸侯，未尝不是凭借周襄王的命令。这样，唯独只有尊崇襄王，齐桓公才建立了霸业。纠合诸侯而诸侯尊重齐桓公，是由于齐桓公尊重周襄王的缘故。现在的周天子不可能象周襄王那样受尊重了，如果还象从前那样，则可以终身做他的一个诸侯，我其所以不这样说，因为那样说了，岂不是要犯‘失策’而不知尊敬别人的错误吗？韩国民众有几十万，都拥挤烈侯为国君，唯独许异被任命为相国，这没有别的原因；诸侯的国君没有一个不是在周王朝任职的，唯独齐桓公完成了霸业，也没有别的原因。现在秦国将有称帝称王的征兆，而让韩国先和秦国联合，这可以收到齐桓公和许异同样的效果。难道不可说这是善于谋划吗？先帮助强国会得到好处：强国能称王，则我必可称霸；强国不能称王，则可避开他的战祸，使他不会攻打我。那末，强国大事成功了，我则可以依靠他的帝业而成就自己的霸业；如果强国的大事不成，它仍然会深深地感激我。现在帮助强国，强国大

事成功了，就会有福，大事不成功，也不会有祸。如此说来，先帮助强国，这是圣人的计谋。”

韩阳役于三川而欲归

韩阳役于三川而欲归，足强为之说韩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贵公子。”王于是召诸公子役于三川者而归之。

【译文】

韩国公子韩阳率军征伐三川，却想领兵回来，韩人足强为韩阳游说韩王：“三川已经归服了，大王可知道吗？所有参战的官兵准备拥戴公子韩阳为君。”韩王于是把韩阳等公子从三川召回。

秦大国也

秦，大国也；韩，小国也。韩甚疏秦，然而见亲秦，计之，非金无以也。故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韩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

韩之美人因言于秦曰：“韩甚疏秦。”从是观之，韩亡美人与金，其疏秦乃始益明。

故客有说韩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韩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为计者，不见内行。”

【译文】

秦国是个大国，韩国是个小国。韩国对秦国很疏远，可是表面上还显示出与秦国友好。考虑到，〔要想显示出与秦友好，〕非用黄金不可。所以韩国便出售美女〔为人做妾，〕美女的价格很昂贵，诸侯都买不起，唯有秦国花了三千金买去。韩国用这三千金侍奉秦国，秦国兼得他的三千金，及韩国的美女。

韩国的美女就对秦王说：“韩国很疏远秦国。”由此看来，韩国失掉美女和黄金，它疏远秦国比当初更加明显了。

因此有人游说韩国人说：“不如禁止奢侈挥霍，用这个办法积蓄黄金来侍奉秦国，这样一定可以筹措出所用的黄金来，而韩国疏远秦国不致明显。美女是了解国家隐事内情的，所以善于设谋的人，不能泄漏国家的隐事内情。”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谓韩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运，魏急，则必以地和于齐、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缓则必战。战胜，攻运而取之易矣；战不胜，则魏且内之。”公仲曰：“诺。”

张丑因谓齐、楚曰：“韩已与魏矣。以为不然，则盍观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齐、楚恐，因讲于魏而不告韩。

【译文】

齐臣张丑联合齐国和楚国要与魏国讲和，他对韩相国公仲说：“现在您加紧进攻魏国的运地，魏国如果危急了，就一定会割地和齐、楚联合，所以您不如不要进攻魏国。魏国不被进攻，就一定与齐、楚交战。如果魏国战胜，韩国乘其疲惫，攻夺运地就轻而易举；如果魏国战败，那末魏国就会把运地献给韩国。”公仲说：“好。”

张丑就对齐国和楚国说：“韩国已经和魏国联合了。如果认为韩国没有和魏国联合，何不看看公仲是否攻魏就可以判定了。”公仲没有进攻魏国，齐国和楚国担心〔韩、魏联合，〕因此就和魏国讲和，而没有告诉韩国。

或谓韩相国

或谓韩相国曰：“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有臃肿也，使善扁鹊而无臃肿也，则人莫之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为恶于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恶于秦也。愿君之熟计之也。”

【译文】

有人对韩相国说：“人们所以尊重扁鹊，是因为他们长了肿瘤；如果尊重扁鹊，反而使自己患上肿瘤，那末人们就不会尊重扁鹊。现在您与平原君友好，是因为韩国被秦国憎恨；可是如果您与平原君友好，正招来秦国的憎恨。希望您对此深思熟虑。”

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

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谓公仲曰：“韩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韩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愿有言，而不敢为楚计。今韩之父兄得众者毋相，韩不能独立，势必善楚。王曰：‘吾欲以国辅韩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恶珉，珉必以国保楚。”公仲说，士唐客于诸公，而使之主韩、楚之事。

【译文】

韩国派韩珉到秦国去索求武隧，又担心引起楚国的不满。楚人唐客就对韩珉说：“〔我知道〕韩国讨好秦国，是为了索求武隧，〔并不是真的讨好秦国，〕这不是我们楚国要憎恨的事。韩国得到武隧以后，势必可以和楚国友好。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我不敢为楚国出谋划策。现在韩国的王公贵族，得到众人拥护的，却没有做韩国的相国，他们在朝廷不能掌权，势必会与楚国友好。楚王说：‘我想以楚国来帮助韩珉做韩国的相国，可以吗？’王公贵族们说您韩珉的坏话，您就可以让韩国来依仗楚国。”韩珉很高兴，就向诸大臣推荐唐客做官，让他掌管楚、韩两国邦交的事务。

韩相公仲珉使韩侈之秦

韩相公仲珉使韩侈之秦，请攻魏，秦王说之。韩侈在唐，公仲死。

韩侈谓秦王曰：“魏之使者谓后相韩辰曰：‘公必为魏罪韩侈。’韩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与约事。’使者曰：‘秦之仕韩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韩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为挟之以恨魏王乎？’韩辰患之，将听之矣。今王不召韩侈，韩侈且伏于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权也？令安伏？”召韩侈而仕之。

【译文】

韩相国公仲珉派韩侈去秦国，要求攻打魏国，秦王很高兴，韩侈还在途中唐地，公仲珉就死了。

韩侈的使者对秦王说：“魏国的使者对后任相国韩辰说过：‘您一定要为魏国惩处韩侈。’韩辰说：‘不行，是秦王任命他的，他又和秦国相约伐魏。’使者说：‘秦国让韩侈任职，是为了尊重公仲。现在公仲已死，韩侈去到秦国，秦国一定不会接待，他又怎么能依靠秦国对抗魏国呢？’韩辰很担心，因此准备同意使者的要求，为魏国惩处韩侈。如果大王不召见韩侈，韩侈就将藏在山里。”秦王说：“怎么能让我前后如此不一致呢？现在他藏在哪儿？”秦王于是召见韩侈，给他任职。

客卿为韩谓秦王

客卿为韩谓秦王曰：“韩珉之议，知其君不知异君，知其国不知异国。彼公仲者，秦势能诎之。秦之强，首之者，珉为疾矣。进齐、宋之兵，至首（坦）〔垣〕，远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为成而过南阳之道，欲以四国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于齐，魏亡于秦，陈、蔡亡于楚，此皆绝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为诸侯轻国也。

今王（位正）〔莅政〕，张仪之贵，不得议公孙郝，是从臣不事大臣也；公孙郝之贵，不得议甘茂，则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贵贱不相事，各得其位，辐凑以事其上，则群臣之贤、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

公孙郝尝疾齐、韩而不加贵，则为大臣不敢为诸侯轻国矣。齐、韩尝因公孙郝而不受，则诸侯不敢因群臣以为能矣。外内不相为，则诸侯之情伪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

公孙郝、樗里疾请无攻韩，陈（而）〔四〕辟去，王犹攻之也；甘茂约楚、赵而反徼魏，是其讲我。茂且攻宜阳，王犹校之也。群臣之知，无几于王之明者。臣故愿公仲之国以侍于王，而无自左右也。”

【译文】

韩国客卿为韩国对秦王说：“韩珉的谋略，是只知道自己的国君，而不了解别国的国君（指秦王）；只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不了解别的国家。韩珉那个人，凭秦国的力量才能够慑服他。以秦国这样的强国，韩珉要向秦国进兵，他是会吃苦头的。以前，齐、宋联军攻到魏国的首垣，逼近魏都大梁城下，其所以没有攻占魏国，是想要和魏国讲和，取道南阳，

组织韩、宋、齐、魏四国联军向西进攻秦国；而其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人们都说齐国灭掉了燕国，秦国灭掉了魏国，楚国灭掉了陈、蔡，这都是由于地形大小悬殊，群臣结党营私，蒙蔽主上，大臣媚外，而使本国权轻的缘故。

“现在大王执政，张仪这样的贵臣使公孙郝不能从中作梗，而侍从之臣不能插手大臣之事；公孙郝这样的贵臣又使甘茂不能从中作梗，大臣也不能插手近臣之事。各级大臣互不干预，各守其职，从臣、近臣、大臣同心同德，一致服务于君上。这样，群臣中谁有才能谁无才能就可以了如指掌。这是大王的英明，此其一。

“公步郝曾争取齐国和韩国，但他并没有因此更加显贵，这样，大臣就不敢外媚诸侯而使本国权轻。齐国和韩国曾通过公孙郝想联合秦国，然而大王没有接受，这样，诸侯就不敢通过群臣进行奸邪活动。诸侯与群臣不能内外勾结，这样，诸侯情况的真伪就可以一清二楚。这是大王的英明，此其二。

“公孙郝、樗里疾请求不要攻打韩国，陈述了四点，大王仍然进攻了韩国。甘茂与楚、赵两国结盟，又警戒魏国，且与韩国联合。甘茂准备进攻宜阳，大王还要衡量利弊才作出决定。群臣的智慧很少能赶得上大王的英明。所以，我希望韩相国公仲以韩国来侍奉大王，一心听从大王，而不顾左右的人。”

韩珉相齐

韩珉相齐，令吏逐公畴竖，大怒于周之留成阳君也。谓韩珉曰：“公以二人者为贤人也？所入之国，因用之乎？则不如其处小国（何）〔可〕也。成阳君为秦去韩，公畴竖，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于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与欲有求于齐者且收之，以临齐而市公。”

【译文】

韩珉出任齐国相国时，下令驱逐公畴竖，又为周室收留成阳君而大动肝火。有人对韩珉说：“您认为公畴竖和成阳君他们两人都是贤人吗？他们所到的国家您会任用他们吗？那末，倒不如让他们待在小国就行了。成阳君因为秦国善待他才离开韩国，公畴竖又受楚王的优待。如果您把他们赶走了，他们一定会到秦国和楚国去，必然成为您的后患。这就表明您对诸侯不友好。对您不友好的诸侯，以及那些想要求做齐相的人将会收留他们，以进逼齐国，和您做交易。”

或谓山阳君

或谓山阳君曰：“秦封君以山阳，齐封君以莒。齐、秦非重韩，则贤君之行也。今楚攻齐取莒，上及不交齐，次弗纳于君，是棘齐、秦之威而轻韩也。”山阳君因使之楚。

【译文】

有人对韩臣山阳君说：“秦国赐给您山阳，齐国赐给您莒城。齐国和秦国要不是尊重韩国，那就是尊重您的德行，〔所以才这样做。〕现在楚国攻打齐国，占领莒城，若最严重的话，您会失去齐国的邦交，次之，莒城不会归还给阁下。这样楚国就灭了齐、秦之威，又轻侮了韩国。”山阳君就派他出使楚国。

赵、魏攻华阳

赵、魏攻华阳，韩谒急于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韩相国谓田苓曰：“事急，愿公虽疾，为一宿之行。”

田苓见穰侯，穰侯曰：“韩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对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为公之（王）〔主〕使乎？冠盖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韩急则将变矣。”穰侯曰：“公无见王矣，臣请（令）〔今〕发兵救韩。”八日中，大败赵、魏于华阳之下。

【译文】

赵、魏联军攻打韩之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韩国的使车往来不绝，秦国始终没有派出救兵。韩相国对田苓说：“事情紧急，您虽有病，希望劳烦您作一日之行。”

田苓见了穰侯，穰侯说：“韩国很危急吗？为什么派阁下来呢？”田苓回答说：“还不危急。”穰侯生气地说：“那您为什么代表国君出使呢？韩国的使车来往不绝，都到敝国来告急，您却说：‘不危急。’这是为什么？”田苓说：“如果韩国危急，就会背叛秦国了。”穰侯〔因怕韩国变卦，赶紧插话〕说：“您不必去见大王了，我马上出兵救韩。”八天之内，秦军就在华阳大败赵、魏联军。

秦招楚而伐齐

秦招楚而伐齐，冷向谓陈轸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齐者，知西不合于秦，必且务以楚合于齐。齐、楚合，燕、赵不敢不听。齐以四国敌秦，是齐不穷也。”向曰：“秦王诚必欲伐齐乎？不如先收于楚之齐者。楚之齐者（先）〔无〕务以楚合于齐，则楚必即秦矣。以强秦而有（晋）、楚，则燕、赵不敢不听，是齐孤矣。向请为公说秦王。”

【译文】

秦国邀约楚国攻打齐国，冷向对陈轸说：“秦王一定会疏远那些亲齐的楚国人。那些亲齐的楚国人知道楚国不会与西边的秦国联合，必将致力于让楚国与齐国联合，齐、楚两国联合了，则燕、赵两国不敢不听从。齐国率领齐、楚、燕、赵四国联军对抗秦国，那末齐国是不可能被屈服的。”冷向继续说：“秦国真的一定要攻打齐国吗？那就不如先联合那些亲齐的楚国人。那些亲齐的楚国人致力于和齐国联合，就一定会投靠秦国。有强大的秦国而又有楚国，那末，燕、赵就不敢不听，这样，齐国就孤立了。我愿意为您去劝说秦王。”

韩氏逐向晋于周

韩氏逐向晋于周，（周）成恢为之谓魏王曰：“周必宽而反之，王何不为之先言？是王有向晋于周也。”魏王曰：“诺。”

成恢因为谓韩王曰：“逐向晋者韩也，而还之者魏也，岂如道韩反之哉？是魏有向晋于周，而韩王失之也。”韩王曰：“善。”亦因请复之。

【译文】

韩国把向晋从周国驱逐出境，成恢为向晋对魏王说：“周王一定会宽容向晋让他返回，大王为何不先于周王提出送回向晋呢？这样，大王就可以结交向晋，而向晋在周国即可为魏国所用。”魏王说：“行。”

成恢又为向晋对韩王说：“驱逐向晋的是韩国，而让向晋返回的是魏国，何不如从韩国把他召回呢？否则魏国在周国就控制了向晋，而韩国却失掉了向晋。”韩王说：“好。”因此，就向周国提出要召回向晋。

张登请费縠

张登请费縠（xiè），曰：“请令公子年谓韩王曰：‘费縠，西周仇之，东周宝之。此其家万金，王何不召之以为三川之守。是縠以三川与西周戒也，必尽其家以事王。西周恶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韩王必为之。西周闻之，必解子之罪，以解子之事。”

【译文】

中山人张登告诉韩人费縠说：“请让公子年对韩王说：‘费縠，西周仇视他，东周却重视他。他家有万金，大王为何不召请他，委任他为三川郡守。这样，费縠〔在三川加强军事设施〕以三川为西周之屏障。他一定会竭尽其万金家财为大王服务。西周害怕了，必然会献出先王的名器重宝，要求大王不要任命费縠为三川郡守。’韩王一定会让您做三川郡守。西周听说后，一定会消除对您的仇怨，而阻止您出任三川郡守。”

安邑之御史死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输人我之谓安邑令曰：“公孙綦为人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

【译文】

安邑守令的秘书死了，副秘书长担心自己不能接任秘书之职。他授意别人，为他对安邑令说：“公孙綦为别人向大王请求秘书的职位，大王说：‘那里本应由副秘书长补任啊，我不能破坏这种法规。’”于是就让副秘书长继任安邑令。

魏王为九里之盟

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wù）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

【译文】

魏王在九里与诸侯会盟，将恢复周王天子之尊。房喜对韩王说：“不要同意尊周王为天子，大国不希望有天子，而尊周王为天子对小国有利。若大王与其他大国不同意，魏国怎能与小国恢复周王天子之尊呢？”

建信君轻韩熙

建信君轻韩熙，赵敖为谓建信侯曰：“国形有之而存、无之而亡者，魏也。不可无而从者，韩也。今君之轻韩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见君之交反善于楚、魏也。其收韩必重矣。从则韩轻，横则韩重，则无从轻矣。秦出兵于三川，则南围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赵必缓矣。秦举兵破邯郸，赵必亡矣。故君收韩，可以无衅。”

【译文】

赵国宠臣建信君轻视韩熙，赵敖为韩熙对建信君说：“从赵国的形势来看，有了它就会使赵国保存，失掉它就会使赵国灭亡，它就是魏国。要想组织合纵联盟必须有韩国。现在阁下轻视韩熙，是为了与楚、魏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秦国发现阁下在邦交上反而与楚、魏两国友好，他必然着力于联合韩国。组织合纵联盟，韩国〔国家小〕就无足轻重；组织连横阵线，韩国〔距秦近〕就必被秦国看重。这样，韩国就不会选择使自己处于无足轻重的那条路。如果秦国出兵韩国的三川，南下包围魏国的鄢陵，那末，就会切断上蔡、邵陵的通道。魏国形势危急，他救赵就不会积极。秦国出兵进攻邯郸，赵国灭亡。所以阁下联合韩国，秦国要进攻赵国，就无空子可钻。”

段产谓新城君

段产谓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无为奸，而不能令狗无吠己。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而不能令人毋议臣于君。愿君察之也。”

【译文】

段产对新城君说：“走夜路的人能够不做坏事，可是却不能要狗不咬自己。现在我担任宫中侍卫之臣，能够在大王面前不议论您，却不能要别人不在您面前非议我。希望您明察。”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繮（m）牵长。故繮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恠〕（塞）者，是繮牵长也。”

【译文】

段干越对新城君说：“王良的弟子赶马车，驾着千里马，遇到了造父的弟子。造父的弟子说：‘马不可能日行千里。’王良的弟子说：‘马，是千里马；用具，也是行千里的用具。却不能日行千里，为什么？’造父的弟子说：‘您驾马用的繮绳太长了。繮绳，这对马跑的路程的起的作用来说，只不过占万分之一而已，可是妨害了完成千里之行。’现在我虽然无能，对于秦国来说，可还有万分之一的作用，相国见我却不高兴，这也正如‘繮绳长了，难行千里’一样啊。”

战国策卷二十九

燕策一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诏之，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于是赍（j）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

【译文】

苏秦准备组织合纵联盟，北上游说燕文侯说：“燕国东边有朝鲜、辽东，北边有林胡、楼烦，西边有云中、九原，南边有呼沱、易水。国土方两千多里，战士有数十万，战车有七百辆，战马有六千匹，粮食够吃十年。南有碣石、雁门富饶的物产，北有大枣、板栗丰饶的收成，人民虽不耕田种地，枣、栗的果实也足够人民吃饱。这就是所谓‘天府之国’啊。国家安乐无事，没有军队被打败、将帅被杀戮的祸患。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燕国。大王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吗？燕国没有遭受敌兵侵扰，是由于赵国做了燕国南面的屏障。秦、赵发生五次战争，秦国两胜，而赵国三胜，秦、赵两国互相削弱了，而大王您却依仗着一个没有受任何损伤的燕国，从后面控制着他们。这就是燕国没有受敌兵侵扰的原因。

“况且秦国要是进攻燕国，必须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得走几千里遥远的路程，即使得到燕国的城邑，秦国也会考虑到本来不能守住。秦国不能侵害燕国也是很明显的。如果赵国要进攻燕国，一发号令，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可围困东垣。渡过呼沱和易水，不到四、五天，就可以围困燕都。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必须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作战。不担忧百里之内的祸患，却重视千里之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失策的了。所以，希望大王和赵国结成合纵联盟，诸侯团结一致，燕国就一定不会有什么祸患。”

燕王说：“敝国是个小国，西近赵国，南近齐国。齐国和赵国都是强国，现在承蒙您的教导，组织合纵联盟来安定

燕国，我完全同意参加联盟。”于是，燕王赠送给苏秦车、马、金、帛派他去赵国。

奉阳君（李兑）〔公子成〕 甚不取于苏秦

奉阳君（李兑）〔公子成〕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在燕，李兑因为苏秦谓奉阳君曰：“齐、燕离，则赵重；齐燕，则赵轻。今君之齐，非赵之利也。臣窃为君不取也。”

奉阳君曰：“何吾合燕于齐？”对曰：“夫制于燕者，苏子也。而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岂能东无齐、西无赵哉？而君甚不善苏秦，苏秦能抱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驱燕而使合于齐也。且燕，亡国之馀也，其以权立，以重外，以事贵。故为君计，善苏秦则取〔之〕，〔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齐。燕、齐疑，则赵重矣。齐王疑苏秦，则君多资。”

奉阳君曰：“善。”乃使使与苏秦结交。

【译文】

奉阳君公子成与苏秦很不融洽。这时苏秦在燕国，李兑于是为苏秦对公子成说：“齐国与燕国不和，赵国地位就会提高；齐国和燕国联合，赵国地位就会降低。现在您要让燕国和齐国联合，这对赵国不利。我私下以为您的做法实在不可取。”

公子成说：“我干吗要让燕国和齐国联合呢？”回答说：“掌管燕国的是苏秦。燕国是个弱国，东边比不上齐国，西边比不上赵国，怎么能东边失去齐国，西边失去赵国呢？而您和苏秦很不融洽，苏秦怎能依靠弱燕使自己孤立于诸侯之中呢？这是把燕国推到齐国一边去啊。况且燕国是一个〔遭受内乱〕的残破国家，苏秦只是把燕国作为自己发展的

基地，他将借诸侯之力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将组织合纵联盟而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为阁下考虑，和苏秦友好，要结交他；和苏秦不友好，也要结交他。这样，使燕国和齐国互相猜疑。燕国和齐国互相猜疑，〔必然都想与赵国联合，〕赵国地位就提高了。齐王会怀疑苏秦在让燕国和齐国联合，〔苏秦将以燕国助赵，〕那末，您公子成就多了一份助力。”

公子成说：“好。”于是派使臣与苏秦结交。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赵弗救。哙子谓文公曰：“不如以地请合于齐，赵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请讲于齐。赵闻之，遂出兵救燕。

【译文】

燕、齐在权地交战，燕军两次出战都没有获胜，赵国没有去援救。哙子对燕文公说：“您不如割地请求与齐国联合，赵国必然会来救我们。如果不来救我们，齐、赵两国必然发生战争。”文公说：“好。”便派郭任献地与齐国结盟。赵国听说后，果然派兵救燕。

燕文公时

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

武安君苏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齐王按戈而（郤）〔郤〕，曰：“此一何庆吊相随之速也？”对曰：“人之饥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张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制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比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曰：“然则秦何？”对曰：“圣人之制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故桓公负妇人而名益尊，韩献开罪而交愈固，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王能听臣，莫如归燕之十城，卑辞以谢秦。秦知王以己之故归燕城也，秦必德王。燕无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弃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皆从，是王以虚辞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业矣。所谓转祸为福，因败成功者也。”

齐王大说，乃归燕城，以金千斤谢其后，顿首途中，愿为兄弟而请罪于秦。

【译文】

燕文公时，秦惠王把他的女儿嫁给燕太子做妻。燕文公死后，太子易王即位。齐王趁燕国遇有国丧便派兵进攻，占领了十座城。

武安君苏秦为燕国游说齐王，两次跪拜庆贺，接着又仰面吊唁。齐王按戈责备说：“为什么庆祝和吊唁接连这么快呀？”苏秦回答说：“人在饥饿时，其所以不愿吃毒药附子，

这是因为它虽然可以暂时解除饥饿，但毒死和饿死，同样地痛苦。现在燕国虽然弱小，可也是强秦的女婿之邦。大王贪图十城，却和强秦结下了深仇。如果让弱小的燕国打前锋，而强秦做后盾，来召集天下的精兵，这就等于齐国吃了毒药附子一样。”齐王说：“那可怎么办呢？”苏秦回答说：“圣人处理事情，可以把灾祸转变为吉利，可以把失败转变为成功。所以，齐桓公虽然背上背着妇人，但名声更加崇高；韩献子得罪了赵盾，可是赵盾和他的交情更加巩固。这些都是‘转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的事例。大王如能听从我的意见，不如归还燕国的十城，谦卑地向秦国致歉，秦王知道大王因为秦国的缘故而归还燕国十城，他一定会感激大王。燕国在没有发生任何事变的情况下收回了十城，燕王也会感激大王。这就是舍弃强大的仇敌，建立友好的邦交。而且燕国和秦国如果都和齐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大王的号令，诸侯都会听从。这样，大王虽然是‘谦卑地向秦国致歉’，顺从秦国，却以十城换来了‘大王号令，天下皆从’的实效。这是建立霸王的事业。也就是所谓‘转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

齐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归还燕国十城，并拿出黄金千斤表示致歉，一路上尊礼自卑，愿结为兄弟之邦而向秦国请罪。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众也。”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飧（同餐），汙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楚〕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

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以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译文】

有人在燕王面前诽谤苏秦，说：“武安君（指苏秦）是天下不可信赖的人。大王以万乘大国的君主之尊对苏秦谦敬，在朝廷尊崇他，这是告诉诸侯，燕王在与小人为伍。”

武安君从齐国归来，燕王不任用他。武安君对燕王说：“我是东周乡野的一个小民，刚拜见您时，自己没有一点功劳，而您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尊显于朝廷，现在我为您出使齐国，有得十城之利，有存危燕之功，而您不任用我，一定是有人说我不可信赖，在大王面前诽谤我的缘故。我不可信赖，正是您的福分。如果我的信用象尾生高，廉洁象伯夷，孝顺象曾参，这三者是天下高尚的品德，而用来侍奉大王，可以吗？”燕王说：“可以。”苏秦说：“如果有这三种美德，我就不侍奉大王了。”

苏秦说：“再说，象曾参一样的孝顺，应该连一夜都不离开双亲，住在外边，那您怎能派我到齐国去呢？象伯夷一样的廉洁，不白吃饭，认为武王伐纣是玷污了道义，而不做武王的大臣，他辞去孤竹君不做，饿死在首阳山上，象这样的廉洁，怎么肯步行几千里来侍奉弱燕处于危境的国君呢？

象尾生高一样去守信用，和女子约会，女子未来，江水暴涨，竟抱着桥柱不走，被活活淹死，象这样地守信用，又怎么肯到齐国去宣扬燕、秦的威势而获得大功呢？那些讲信用的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他们都是满足现状，以此作为自护其名的办法，而不是为了进取，有所作为。

“再说，三王相继兴起，五霸交替强盛，他们都不是满足现状，无所作为。如果以为满足现状，无所作为可以的话，那末齐国就不会进入营丘，足下就不会越过边境，楚国也不会对边城之外抱有野心。而且我有老母在东周，离开老母来投靠大王，抛弃无所作为的思想，追求进取、有所作为的志向，我的志趣本来不与您的相同。您是满足现状的国君，我是有所作为的臣子。这就是所说的因为忠信却得罪了君王。”

燕王说：“忠信，又有什么罪呢？”苏秦回答说：“您不了解。我的邻居有一个人到外地做官，他的妻子和人私通，丈夫快回来了，和她私通的人很担忧。他的妻子说：‘你不必担忧，我已经准备好药酒等着他呢。’过了两天，他的丈夫回来了。妻子叫小妾把那杯酒献上去。小妾知道是毒酒，献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说出来，就要驱逐女主人。于是，她假装摔倒，把酒洒在地上。男人大怒，打了小妾一顿。小妾一摔倒，洒了酒，但对上她救活了男主人，对下她留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如此地步，竟然还免不了一顿鞭打，这就是因为忠信反而获罪的事啊。我的事，下场不幸正好有些象小妾弃酒一样。而且我侍奉您，高扬您的大义，有利您的国家，现在竟然获罪，我担心以后侍奉大王的人一定不可能有自信，而顾虑是否也会遭到和我一样不可预料的后

果。况且，我劝说齐王〔让他归还燕国十城，〕何曾不是欺骗他呢？假如游说齐王的人，不如我的那一番游说之辞，即使有尧、舜一般的智慧，也不能夺回齐国侵占燕国的十城。”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王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之可以击人。与代王饮，而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飮（chu），即因反斗击之。’于是酒酣乐，进取热飮，厨人进斟羹，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其姊闻之，摩笄（j）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知也，且以赵王为可亲邪？赵兴兵而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郤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兴师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赵不敢妄动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燕王曰：“寡人蛮夷辟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求正，谋不足以决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请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献常山之尾五城。”

【译文】

张仪为秦国瓦解合纵联盟组织连横阵线，对燕王说：“大王最亲近的诸侯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把他的姐姐嫁给代国国王为妻，〔目的是〕想要吞并代国，他约定和代王在边塞句注会晤。就要工匠做了一把金属的大勺子，把勺子把儿做长一些，可以用来打人。赵襄子和代王宴饮，事先我暗中告诉厨师说：“等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端上热汤，立即

翻倒，用勺底打死代王。’当时，酒兴正浓，厨师就端上热汤，在接热汤的时候，厨师上前倒出热汤，乘势倒翻，用勺底打死了代王，代王的脑浆溅了一地。赵襄子的姐姐听说后，把自己的簪子磨尖自杀而死。的摩笄山就是由此而得名，天下无人不知。

“那赵武灵王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大王已清楚地了解，难道以为赵王是可以亲近的吗？赵国曾经发兵进攻燕国，两次围困燕都，胁迫大王，大王只得割给他十城赔罪，这才撤兵。现在赵王已经到浞池去朝拜秦王，献上河间来讨好秦国。如果赵王不讨好秦国，秦国出兵云中、九原，迫使赵国进攻燕国，那末，易水、长城就不会为大王所有了。况且现在赵国对秦国来说，如同是秦国的一个郡县，不敢随便出兵征伐。如果大王投靠秦国，秦王一定高兴，而赵国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边有强秦的援助，南边没有齐、赵的祸患。所以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燕王说：“我身处荒蛮僻野之地，虽是个男子汉，仅如婴儿一般，治理国家不有采用正确的言论，处理事情不能采用果断的谋略。现在承蒙贵宾教导，燕国愿意向西尊奉秦国。”于是把常山之东的五城献给秦国。

宫他为燕使魏

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

客谓魏王曰：“不听燕使，何也？”曰：“以其乱也。”对曰：“汤之伐桀，欲其乱也。故大乱者可得其地，小乱者可得其宝。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听，虽尽宝、地犹为之也。’王何为不见？”魏王说，因见燕客而遣之。

【译文】

宫他为燕国出使魏国，〔争取燕、魏同盟，〕魏王不同意，把他留下好几个月。

魏客对魏王说：“为什么没有同意燕国使臣的要求呢？”魏王说：“因为燕国有内乱。”魏客说：“商汤讨伐夏桀时，希望夏桀国内大乱。所以说，大乱的国家，别国可以得到它的土地；小乱的国家，别国可以得到它的珍宝。现在燕国使臣说：‘我要求的事如果能够同意，即使献出珍宝，土地也愿意干。’大王为何不接见他呢？”魏王很高兴，于是接见了宫他，并且让他返回燕国。

苏秦死

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哙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王义甚高甚顺，鄙人不敏，窃释锄、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郸，所闻于邯郸者，又高于所闻东周。臣窃负其志，乃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王曰：“子之所谓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对曰：“臣闻之，明主者，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国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此则计过。无以谏之，非忠臣也。”

王曰：“寡人之于齐、赵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谋未发而闻于外，则危。今臣闻王居处不安，食饮不甘，思念报齐。身自削甲（扎）〔札〕，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绋（b ng），曰：‘有大数矣！有之乎？’”

王曰：“子闻之，寡人不敢隐也。我有深怨积怒于齐，而欲报之二年矣。齐者，我仇国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国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对曰：“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

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

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何足以为固？民力穷弊，虽有长城钜防，何足以为塞？且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封内弊矣。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

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通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

【译文】

苏秦死了，他弟弟苏代要继承他的事业，就北上去见燕王，说：“我是东周乡野的一个小民，听说大王有崇高的德义，非常通情达理，鄙人愚昧无知，想放下锄、耨来求大王。到了邯郸，听到的一切，又比在东周时听到的评价更高。我暗自坚持自己的意愿，就来到燕国的朝廷，拜会了大王的百官群臣，知道大王真是天下的明君。”

燕王说：“您所说的‘天下的明君’，是什么样的人？”苏代回答说：“我听说，作为一个明君，一定非常喜欢了解自己的过错，而不喜欢只听别人称道自己的优点。我请求您允许我当面指出大王的过错。齐国和赵国是大王的敌国，楚国和魏国是大王的盟国。现在大王尊奉敌国去进攻后援国，这不是对燕国有利的办法，大王自己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一项错误的策略。大臣知道而不能规谏，就不能算是

忠臣。”

燕王说：“我对于齐国和赵国，可不敢想去进攻。”苏代说：“没有谋算人的心意，却让人怀疑自己，这是自造的疑惑；有谋算人的心意，却被人知道了，这是自己的笨拙；谋算还未开始，便已泄漏出去，这是自处于危险。现在，我听说大王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一心想要报复齐国，亲自动手缝缀铠甲上的甲片，说‘甲片之数大体已齐。’妻子亲自搓制穿甲片的绳索，说‘穿甲绳之数大体已齐。’有这样的事情吗？”

燕王说：“您已经知道这事，我也就不敢隐瞒了。我对齐国有深仇大恨，想报齐国的仇已有二十多年了。齐国是我的敌国，我本来就要讨伐它，只是担心国家疲惫，力量不够而已。您如果能率领燕国对抗齐国，我就把燕国委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互相交战的国家共有七个，而燕国是个弱国。单独作战，则无力；依附别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南边依附楚国，则楚国就会提高地位；西边依附秦国，秦国就会提高地位；中间依附韩国、魏国，韩国、魏国就会提高地位。如果燕国所依附的国家提高了地位，这就一定使大王的地位跟着提高啦。现在齐王是贤主，然而刚愎自用。向南攻打楚国连续五年，积蓄被消耗；向西困扰秦国已有三年，人民因饥饿而憔悴，士兵因长期作战而疲惫；向北与燕国交战，击败了燕国全军，擒获了两名燕将；又以他久战的军队向南灭掉了五千辆兵车的宋国，吞并了十二个小国。这些就是齐王想要实现的。民力已被耗尽，怎么能够再攻取呢？而且我听说，连年作战，人民就劳苦；长期用兵，士兵就疲惫。”

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有济水、黄河，足以固守；有长城巨防可作要塞。真有这样的事吗？”苏代回答说：“天时不给它以帮助，虽然有济水、黄河，怎么能够固守？人民穷困，士兵疲惫，虽有长城、巨防，怎么可作要塞？况且从前济西一带不征召现役，养兵是为了防御赵国；河北地区不征召现役，养兵是为了防御燕国。现在济西、河北地区都已征召兵役了，全国已疲惫不堪。骄傲的国君一定不喜欢听别人的计谋，亡国的大臣必然贪图财货。大王如果舍得宠子、胞弟，把他们派去做人质，再拿宝、珠、帛去讨好齐王的近臣，齐王就会感激燕国，会轻易地出师，企图灭掉宋国，那末，齐国〔更加疲惫，只要一进攻〕就可以灭掉它了。”

燕王说：“我还是按照上天之命接受您的教导吧。”苏代说：“没有内线的帮助，就不能抵御外敌。大王领兵从外面攻齐，我在齐国作内应。这就是灭亡齐国的大势。”

燕王哙既立

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

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唵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

【译文】

燕王唵即位以后，苏秦在齐国〔因与大夫争宠〕被杀死。苏秦当初在燕国时，与燕相国子之通婚，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也有交往。等到苏秦死后，齐宣王又任用了苏代。

燕王唵三年，燕国与楚国、赵国、魏国、韩国联合攻打秦国，失败而归。子之任燕国的相国，尊贵专断。〔这时，〕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苏代说：“齐王这人怎样？”苏代回答说：“肯定成不了霸业。”燕王说：“为什么？”苏代回答说：“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苏代想用这个回答来激发燕王，让他重用子之。从此燕王更加信任子之了。子之于是赠给苏代百金，任凭他使用。

〔苏代的使者〕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把燕国的权力让给子之。人们说尧帝是贤君，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当然不肯接受，尧帝却有禅让天下的美名，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把国家权力让给相国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便与尧帝齐名了。”燕王就把燕国的政权全部交给了子之，子之的权势更大了。

又有人对燕王说：“当初，禹王〔因伯益助他治水有功，〕把国政交给伯益，并让自己儿子启的官吏做伯益的官吏，到禹王年老时，他认为启不能胜任管天下的重任，就把国家大权传给了伯益。〔后来，〕启和他的党羽攻击伯益，

并且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禹王名义上把国家传给了伯益，实际上又让启自己夺了权。现在大王要把国家交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的人，这样，名义上国家属于子之，实际上是太子掌权。”燕王因此收回三百石以上俸禄官吏的印玺，交给了子之。子之因此正式成为燕王。而燕王哙因老退休，不再执掌国政，反而成了臣下，国家大事全都由子之决断。

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各宗族痛恨子之。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进行谋反，准备攻击子之。储子对齐宣王说：“乘此时机进攻燕国，一定可以大败它。”齐宣王就派人给太子平转告自己的话，说：“我听说太子主持正义，准备废除私权，确立国权，整顿君臣的名分，重整子承父位的纲纪。敝国很小，无助于决定问题，即使如此，我完全听从太子的召唤。”

太子于是招集党羽，聚集徒众，将军市被包围了王宫，攻打子之，没有攻下；〔子之和〕宗族乃反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列殉国。燕国内战数月，几万人死去，燕国大众痛怨，宗族人心涣散，离心离德。

孟轲对齐宣王说：“现在攻打燕国，正如同周文王、周武王讨伐殷纣一样，机不可失。”齐宣王于是派大将匡章率领全国军队，又加上北边地区的民众讨伐燕国。燕国士兵因不愿打仗，连城门也不关闭，燕王哙终于被杀死。齐军大胜燕军，子之逃亡。过了两年，燕国人拥立公子职为国君，这就是燕昭王。

初苏秦弟厉因 燕质子而求见齐王

初，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厉，燕质子为谢，乃已，遂委质为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诰问曰：“齐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诰、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译文】

当初，苏秦的弟弟苏厉通过燕国的质子晋见齐王。齐王因怨恨苏秦，打算囚禁苏厉，燕国质子为苏厉致歉谢罪，这才罢休，苏厉于是愿意献身齐国做臣子。

燕国的相国之子与苏代是姻亲，想夺取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服侍质子，〔想借齐国的力量使质子受燕国重用。〕齐国派苏代回去向燕王述职，燕王诰问：“齐王能称霸吗？”苏代说：“不能。”燕王问：“为什么？”苏代说：“他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于是燕王就让子之专擅国政，不久又让出王位，燕国因而大乱。齐国〔乘机〕进攻燕国，杀了燕王诰和子之。燕国拥立了昭王，而苏代、苏厉就不敢进入燕国，两人都投靠了齐国，而齐国却优待他们。

苏代过魏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封涇阳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涇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和，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之宋，宋善待之。

【译文】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为燕国拘留了苏代。齐国派人对魏王说：“齐国提出把宋国的土地封给秦王的弟弟涇阳君，秦国一定不接受。秦国并不是看不出与齐国友好并能有得宋地之利，而是因为不相信齐王和苏代。现在齐国和魏国不和，竟至如此严重，那末，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秦国相信齐国，齐、秦两国联合，涇阳君又有宋地，这对魏国绝非有利。所以大王不如让苏代回到齐国去，秦国必然会怀疑而不相信苏代。齐国和秦国如不友好合作，诸侯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进攻齐国的局势就形成了。”魏王于是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国很好地接待了他。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píng）几据杖，眄（mi n）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响（k）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

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

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译文】

燕昭王收拾了残破的燕国之后，登上了王位。他谦卑恭敬，以厚礼重金招聘贤才，准备依靠他们报仇雪耻。于是，他去见郭隗先生，说：“齐国趁我国内乱，发动突然袭击，打败了燕国。我深知国小力弱，不可能报仇。然而如果能得到有才干的人，与他们共同管理国家，来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请问要报国家的大仇，应该怎么办？”

郭隗先生回答说：“成就帝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师，同朝共事；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友，同朝共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同朝共事；亡国的国君，以贤者为奴仆，则不能保有国家。折节屈尊侍奉贤者，面向老师接受教导，那末，才干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先于别人去劳役，后于别人去休息，先于别人向人求教，别人已经不求教了，自己还求教不止，那末，才干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和别人一样劳役，那末，和自己才干一样的人就会到来；靠着几案，拄着手杖，颐指气使，指手划脚，那末，干杂活、服苦役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对人暴虐粗野，随便发怒，大声呵斥，那末，只有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犯人、奴隶就会到来。这些都是古代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办法。大王如果能够广泛选拔国内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天下人听说大王亲自拜访贤臣，天下的贤士一定都会奔赴燕国。”

昭王说：“我应当拜访谁才合适呢？”

郭隗先生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君王，想以千金求购千里马，经过了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内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三个月后他找到千

里马，可是马已经死了，就以五百金买了那匹死马的头，回来报告国君。国君大怒，说：“我要找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还白白花了五百金。”内臣回答说：“死马尚且肯花五百金，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由此一定会认为大王善于买马，那末千里马就会买到。”于是，不到一年，三匹千里马就送上门来。现在大王果真想招揽人才，就先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被任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人呢？难道他们还会嫌千里为远而不到燕国来吗？”

在这时，燕昭王专为郭隗修建了宫邸，并且尊他为师。〔不久，〕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有才干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燕国。昭王悼念死去的人，安慰活着的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后，燕国殷实富裕了，士卒喜欢冲锋陷阵，不把战争当一回事。于是，昭王就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赵、魏、韩等国合谋讨伐齐国。齐国大败，齐闵王逃往国外。燕国的军队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攻下齐都临淄，把那里的宝物全部掠去，烧毁了齐国的宫殿、宗庙。齐国的城邑没有被攻下的，只有莒和即墨两处。

齐伐宋

齐伐宋，宋急。苏（代）〔秦〕乃遗燕昭王书曰：“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秦）〔奉〕齐助之伐宋，民劳而实费；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仇强而国弱也。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而足下行之，将欲以除害取信于齐也，而齐未加信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则足下之事齐也，失所为矣。夫民劳而实费，又无尺寸之功，破宋肥仇，而世负其祸。（矣）〔夫〕（足下）以宋加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九〕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此所谓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而燕犹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臣闻知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勾践栖于会稽，而后残吴霸天下；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今王若欲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乎？则莫如遥伯齐而厚尊之，使使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约曰：‘夫上（计）破秦，其次长宾之（秦）。’秦挟宾（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结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憚以一国都为不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穷齐’之说说秦？谓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齐而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弗利而势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赵？令涇阳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赵，〔曰：〕“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矣。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立为三帝而以令诸侯。韩、魏

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攻齐，曰：必反宋地，而归楚之淮北。夫反宋地，归楚之淮北，燕、赵之所同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同愿也。夫实得所利，名得所愿，则燕、赵之弃齐也犹释弊屣（x）。今王之不收燕、赵，则齐伯必成矣。诸侯戴齐而王独弗从也，是国伐也。诸侯戴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赵，名卑而国危；王收燕、赵，名尊而国宁。夫去尊宁而就卑危，知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也，必如刺心然则王何不务使知士以若此言说秦，秦伐齐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齐，正利也。尊上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氏，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闵王出走。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苏秦于是写信给燕昭王，说：“燕国处在万乘大国之列，却屈尊而服从齐国，这样，不但有损国家的名誉，而且也贬低了国家的声威；受齐国之命帮助他攻打宋国，真是劳民伤财；灭了宋国，攻下了楚国淮北，使齐国更为强盛，仇国强盛了而燕国却削弱了。（灭宋、侵淮北、强齐）以上这三种结果都是国家的大祸，可是大王这样做，是想要以此让齐国对自己消除忌恨，又取得齐国的信任吗？但是，齐国并没有更加信任大王，却更加忌恨燕国了。这末说来，大王讨好齐国，完全做错了。劳民伤财而自己却没有丝毫收益，灭掉宋国而加强了仇敌，使燕国世代代遭受灾难。宋国加上淮北之地超过一个万乘大国，

而齐国独吞了宋国和淮北之地，就等于又增加了一个齐国。九夷纵横七百里，再加上鲁、卫两国，这可以说是一个胜过万乘的大国，而齐国独吞了九夷和鲁、卫两国，就等于增加了两个齐国。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尚且不能抵抗，如果以三个齐国进攻燕国，那灾难可就大了。

“即使如此，我听说，聪明人办事也可以使祸患变为吉祥，使失败变为成功。”〔从前，齐桓公喜欢紫色，全国人都喜欢紫色，〕齐国人用无色的劣质绢绸染成紫色，也能以十倍的价钱卖出。越王勾践困守在会稽山，可是不久就灭掉吴国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使祸患变为吉祥，使失败变为成功’的实例。现在大王想要‘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吗？那末，不如远尊齐国为霸主，而深深地敬重他，让诸侯派使臣在周室结盟，焚毁所有诸侯和秦国建立邦交的符节。宣告说：‘上策，是诸侯打败秦国；其次，是诸侯孤立秦国。’秦国受到孤立的威胁，坐以待毙，秦王一定深为担忧。秦国五代都使诸侯屈服，现在却屈居于齐国之下；秦王的心意：‘如果能够使齐国处于困境，则不惜以秦国而取得胜利。’那末，大王为什么不派一名平民说客用‘使齐国陷于困境’的论调去游说秦国呢？他对秦王说：‘燕国和赵国灭掉宋国加强了齐国，尊崇齐国却处在齐国之下，燕国和赵国并不认为对自己有利。没有利而卖劲地去做，为什么？是因为不相信秦王的缘故。现在大王为何不派一名可以信赖的人去和燕、赵两国联合？让秦之泾阳君与高陵君提前去燕国和赵国，对他们说：“秦国的政策如有改变，我们就分别留在燕、赵两国做人质。”这样，燕、赵两国就会信任秦国了。秦国立为西帝，赵国立为中帝，燕国立为北帝，立三帝

来号令诸侯。韩国、魏国如果不听从，秦国就讨伐它；齐国如果不听从，燕国和赵国就讨伐它。诸侯谁敢不听从呢？诸侯都服从了，就率领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声明：“必须退还宋地，而且要归还楚国的淮北。”退还宋地，归还楚国淮北，这是燕、赵两国共同的利益；并立三帝，这是燕、赵两国共同的愿望。利益，实际上获得了；求名誉，愿望也满足了。这样，燕、赵两国抛弃齐国，就像扔掉破鞋一样。现在大王如果不联合燕国和赵国，那末，齐国的霸业必然成功。诸侯都拥护齐国，大王偏偏不肯服从，这样，秦国就要被诸侯进攻。诸侯拥护齐国，大王也拥护齐国，这样，秦国的声名就卑下了。大王不联合燕、赵，声名就卑下，国家就危险；大王如联合燕、赵，声名就尊荣，国家就安宁。舍弃尊荣和安宁，接受卑下和危险，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秦王听到这样的议论，一定心如刀割。那末，大王为何不专门派一位善于游说的人，用这番议论说服秦王，则秦王必然进攻齐国无疑。联合秦国，这是重要的外交手段；进攻齐国，这是正当的国家利益。重视重要的外交手段，谋求国家的正当利益，这是圣明的君主应做的事。”

燕昭王很赞赏苏秦这封信，说：“先王曾对苏秦有恩，当燕国子之之乱时，苏秦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报齐国的仇。非苏秦不可。”于是召请苏，继续优待他。和他共谋进攻齐国的事，最后终于大败齐国，齐闵王逃亡国外。

苏（代）〔秦〕谓燕昭王

苏（代）〔秦〕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螭（qi），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对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对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螭，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王曰：“自忧不足乎？”对曰：“以自忧为足，则秦不出穀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忧故也。若自忧而足，则臣亦之周负笼耳，何为烦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则诸侯不为别马而朝矣。臣闻之，善为事者，先量其国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为事者，不先量其国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东向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对曰：“矜戟砥剑，登丘东向而叹，是以愚臣知之。今夫乌获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

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对曰：“足下以爱之故与，则何

不与爱子与诸舅、叔父负床之孙？不得，而乃以与无能之臣，何也？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得〕罪于左右。”

王曰：“安有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臣请为王譬。昔周之上地尝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归，其妻爱人。其所爱者曰：‘子之丈夫来，则且奈何乎？’其妻曰：‘勿忧也，吾已为药酒而待其来矣。’已而，其丈夫果来，于是因令其妾酌药酒而进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虑曰：‘吾以此饮吾主父，则杀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则逐吾主母、与杀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宁佯蹶（zh）而覆之。’于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为子之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缚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为足下使于齐，恐忠信不谕于左右也。臣闻之曰：万乘之主，不制于人臣；十乘之家，不制于众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于妻妾，而又况于当世之贤主乎？臣请行矣，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

【译文】

苏秦对燕昭王说：“如果这里有一人，孝顺象曾参、孝己，信义象尾生高，廉洁象鲍焦、史鳅，以兼有这样三种高尚品德的人来侍奉大王，怎么样？”燕昭王说：“能这样，我就很满意了。”苏秦回答说：“您以为满意了，可我不侍奉大王了。我将无事可做，回家乡耕田种地去。耕种供家里人吃，织布供家里人穿。”燕昭王说：“这是为什么？”苏秦回答说：“孝顺象曾参、孝己一样，只不过是奉养双亲而已；信义象尾生高一样，只不过是欺骗别人而已；廉洁象鲍焦、史鳅一样，只不过是偷人的钱而已。现在我是要有

所作为的。我认为：行为虽廉洁，自己却处境穷困；虽舍生取义，自己却无所建树。即便行仁、行义，这都是以此作为自护其名的办法，而不是有所作为的做法。”

燕昭王说：“自我满足还不够吗？”苏秦回答说：“如果认为自我满足就够了，那末，秦兵就不必开出殽塞，齐兵就不必开出营丘，楚兵就不必开出疏章。三王相继称王，五霸相继称霸，都是由于不自我满足的缘故。如果认为自我满足就够了，我也就背上土筐回家乡耕田种地去了，何必还要屈辱大王，为我安排工作呢？以前，楚国攻下章武，诸侯向南朝楚；秦国攻下西山，诸侯向西朝秦。以前，如果燕国没有丢失周室的上地，那末，诸侯会跟朝见秦、楚一样地来朝见燕国。我听说，善于治国的，先要衡量自己国家的大、小，再估计自己兵力的强弱，因此，功可成，名可立；不善于治国的，不先衡量自己国家的大、小，不估计自己兵力的强弱，因此，功不可成，名不可立。现在，大王有向东攻打齐国之意，而我了解这一点。”

燕昭王说：“您怎么知道的？”苏秦回答说：“奋动长戟，磨利宝剑，登上丘山，东望叹息，因此我知道您的心意。现在齐国已经疲惫，也象大力士乌获一样，虽然可以举起三万斤的重物，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需要人搀扶。所以，齐国虽然是个强国，在西面因灭宋国而劳顿，在南边因割楚国淮北而疲惫，由此可知，齐军可以击败，而河间可以占领。”

燕昭王说：“好，我就任命您为上卿，为您准备百乘车辆，您现在就为我去齐国游说，怎么样？”苏秦回答说：“大王由于爱护我，给我准备了百辆战车的车队，那末，为

何不把车辆给爱子、诸舅、叔父以及还不会走路的孙儿呢？他们不能有车，反而给我这个无能之辈，为什么？大王观察我，是何等样人？现在，我之所以侍奉大王，完全是为了忠、信，我担心因为忠、信的缘故而得罪大王。”

燕昭王说：“哪有做人臣的竭尽能力而获罪的道理呢？”苏秦回答说：“我愿为大王打个比方。从前，周室的洛阳曾有这样的事。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外做官，三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与人私通。与妻子私通的那人说：‘你的丈夫要回来了，可怎么办？’妻子说：‘不必担心，我已经准备好毒酒等着他呢。’不久，他丈夫果然回来了，于是他妻子就让他的小妾倒毒酒献给丈夫。他的小妾知道这是毒酒，半道中站住，心里想：‘我如果拿这毒酒给主父喝了，就会毒死主父；我如果把这事告诉给主父，就会赶走主母。与其毒死主父、赶走主母，不如假装摔倒，把毒酒翻倒在地。’于是，她就假装摔倒，把毒酒翻倒了。他妻子说：‘为了您出远门回家，特别准备了美酒，现在小妾捧酒摔倒了。’丈夫不了解，就把小妾捆绑起来鞭打。所以，小妾被鞭打，完全是因为她忠信的缘故。现在我为大王出使齐国，恐怕我的忠信不被大王了解啊。我听说：‘万乘大国的君王不受人臣的控制，千乘之家的大夫不受众人的控制，普通一般人不受妻妾的控制。’更何况当今贤明的国君呢？我请求出发去齐国了，希望大王不要受群臣的控制啊。”

燕王谓苏代

燕王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诌者言也。”苏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通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诌者耳。”王曰：“善矣。”

【译文】

燕王对苏代说：“我最不喜欢骗子的谎言。”苏代回答说：“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在两边说好话。到男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说：‘男子家里有钱。’然而周地的习俗，是不能自己作主娶妻的。而且，处女没有媒人，即使老了也嫁不出去；不通过媒人自己找丈夫，就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顺应风俗就不会坏事，要想嫁出去而不受挫折，唯有依靠媒人而已。再说，做事没有权变就不会有成就，没有谋略就不能成功。所以，要让人坐享成功，只有靠欺骗人的人。”燕王说：“有道理。”

战国策卷三十

燕策二

秦召燕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铍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齐）〔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韩〕’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鄢隘，苟利于楚，寡人若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鄢隘’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赵）〔已〕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嬴）〔嬴〕则兼欺舅与母。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鄢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洛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燕反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译文】

秦国邀请燕王，燕王准备去。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得到枳地却丢失了国都而丧失了主权；齐国灭亡了宋国，而国君逃亡使国家无主。齐、楚两国，非但不能得到枳地和灭

掉宋国反而讨好秦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凡是有功劳的国家，秦国都视为仇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靠实行仁义，而是靠施行暴虐。

“秦国在天下施行暴虐，公开直言不讳地对楚国说：‘蜀地的军队在泯江乘轻舟，入长江，趁夏季水涨时，顺江而下，五日可到楚国郢都。汉中的军队在巴水乘船，入汉江，趁夏季水涨时，顺江而下，四日可到五渚。我在宛地集结军队，东去随地，智者来不及谋面，勇者来不及发怒，我就象射鹰隼一样神速，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了。然而您们却要等待诸侯去攻打函谷关，这岂不是为时太久远了吗？’楚王因为这个缘故，十七年一直服侍秦国。

“秦国公开警告韩国说：‘我从少曲出兵，一天就可以切断太行要道；我从宜阳出兵，进逼平阳，两天之内，韩国全国的局势就会发生动摇；我经过东周、西周，进逼韩都，五天可以攻下韩都。’韩国确认无疑，因此就降服秦国。

“秦国公开警告魏国说：‘我攻下安邑，堵住女戟要道，韩国通往太行山之道就会被切断。顺着枳道、南阳、封、冀而下，包围两周，趁夏季水涨之时，坐上轻舟，强弩在前，锐戈在后。决开荥阳口，魏国就要丧失魏都大梁；决开白马之口，魏国就要丧失济阳；决开宿胥之口，魏国就要丧失虚、顿丘。从陆路进攻可以攻打河内，从水路进攻可以消灭大梁。’魏国确认无疑，因此就降服秦国。

“秦国打算攻打安邑，担心齐国来救援，于是就把宋国给了齐国，秦王对齐王说：‘宋王暴虐无道，雕刻了一个木头人，刻成我的样子，再射木人的脸。我国离宋国太远，调兵不便，不能去攻打它。大王如果能打败宋国，占领它，这

和我占领宋国一样。’秦国已经得了安邑，堵住女戟的要道，于是把‘灭宋’的罪责推到齐国的头上。

“秦国打算攻打韩国，担心诸侯救韩，于是就拿齐国来引诱诸侯，并对诸侯说：‘齐王四次和我订约，四次欺骗我，三次率领诸侯坚决攻打我。所以，有齐国就没有秦国，有秦国就没有齐国，我一定讨伐它，一定要消灭它。’秦国已经得到宜阳、少曲，并告诉在秦国的韩国人质蔺君，于是把‘灭韩’的罪责推到诸侯头上。

“秦国打算攻打魏国，担心楚国救魏，就把南阳给了楚国，对楚王说：‘我本来要与韩国绝交。因此，攻下韩国的均陵，封锁韩国要塞黽隘，只要有利于楚国，就如同有利于我一样。’魏国抛弃了盟国而与秦国联合，于是把‘封锁黽隘’的罪责推到〔原来的盟友〕楚国头上。

“秦军在林中被困，担心燕国和赵国，就把胶东给了燕国，把济西给了赵国。这之后，秦国与魏国和解，并以公子延做人质送去魏国，要魏将犀首集结军队进攻赵国。在离石受到挫伤，在马陵遭到失败，它又担心魏国，就把叶和蔡给了魏国。这之后，秦国与赵国和解，于是挟持魏国，魏国不肯割地。秦军受困，就让太后弟穰侯去讲和，秦军获胜，就对母亲（太后）与舅父（穆侯）进行欺骗。秦国责备燕国就把攻打胶东作为借口；责备赵国，便把夺取济西作为借口；责备魏国，就把占领叶、蔡作为借口；责备楚国，就把封锁黽隘作为借口；责备齐国，就把攻打宋作借口。〔秦国如此圆滑、诈伪，〕这样循环推论下去是没完没了的，秦王善用兵，甚为工巧，母亲管不了，舅舅制不住。在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中，秦国杀

死赵、魏、韩三国的人有数百万。现在还活着的都是和秦国作战牺牲者的遗孤。西河之外、上洛之地和三川都遭受秦祸，秦国差不多占领了赵、魏、韩三国的一半。秦国的兵祸如此之大，而燕、赵两国的亲秦派，都争先恐后地去讨好秦国，并游说他们各自的国君，这是我最担忧的事。”

燕昭王不去秦国了，苏代又在燕国得到重用，燕国仍然与诸侯结成合纵联盟，就如同苏秦活着时那样。诸侯中，有的同意合纵，有的不同意合纵，但他们从此都重视苏氏兄弟的合纵盟约。苏代和苏厉都享其天年，声誉在诸侯中颇为显赫。

苏（代）〔秦〕为奉阳君说 燕于赵

苏（代）〔秦〕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奉阳君不听。乃入齐恶赵，令齐绝于赵。齐已绝于赵，因之燕，谓昭王曰：“韩为谓臣曰：‘人告奉阳君曰：使齐不信赵者，苏子也；今齐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苏子也；与齐王谋道取秦以谋赵者，苏子也；令齐守赵之质子以甲者，又苏子也。请告子以请（通情），齐果以守赵之质子以（通己）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恶矣。虽然，王勿患也。臣故（通固）知入齐之有赵累也，出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齐大恶于赵，臣犹生也（令）〔今〕齐、赵绝，可大纷已。特臣非张孟谈也，使臣也如张孟谈也，齐、赵必有为智伯者矣。”

“奉阳君告朱轸与赵足曰：‘齐王使公玉（日）〔丹〕命说曰：‘必不反韩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苏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为上交。吾所恃者顺也，今其言变有甚于其父，顺始与苏子为仇。见之知无厉，今贤之两之。已矣，吾无齐矣。’”

“奉阳君之怒甚矣。如齐王之不信赵，而小人奉阳君也，因是而倍（通背）之。不以今时大纷之，解而复合，则后不可奈何也。故齐、赵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为臣患，逃不足以为臣耻，为诸侯不足以为臣荣；被发自漆为厉，不足以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齐、赵不循，恶交分于臣也，而后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尧、舜之贤而死，禹、汤之知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乌获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

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臣以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韩、魏循自齐而为之，取秦深结赵以劲之。如是，则近于相攻。臣虽为之，累燕。奉阳君告朱轸曰：‘苏子怒于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与卿也，殆无燕矣。’其疑至于此，故臣虽为之，不累燕，又不（欲）〔辱〕王。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与伯举之战，而报其父之仇。今臣逃而纷齐、赵，始（通殆）可著于《春秋》。且举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难，管仲逃于鲁；阳虎之难，孔子逃于卫；张仪逃于楚；白珪逃于秦；望诸相中山也，使赵，赵劫之求地，望诸攻关而出逃；外孙之难，薛公释戴，逃出于关，三晋称以为士。故举大事，逃不足以为辱矣。”

卒绝齐于绝，赵合于燕以攻齐，败之。

【译文】

苏秦为燕国游说赵国的奉阳君李兑，去联合进攻齐国，奉阳君不同意。于是苏秦到齐国去诬蔑赵国，让齐国与赵国绝交。齐国与赵国已经绝交，他就回到燕国去，对燕昭王说：“韩徐为对我说：‘有人告诉奉阳君说：‘让齐国不信任赵国的，是苏秦；让齐王召回触子叫他不要进攻宋国的，是苏秦；和齐王共谋说要争取秦国、图谋赵国的，是苏秦；让齐国用武装监视赵国人质的，还是苏秦。’请让我告诉您实情，齐国真的要以武装监视赵国的人质，我韩徐为一定用武装监视您。’这话可真不吉利。即使这样，大王不必为我担忧。虽然有赵国的破坏，我自己有危险，可是我仍然去齐国，为的是实现大王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死了，如果齐国和

赵国关系恶化，我就等于还活着一样。现在齐国和赵国断交，将会大乱。但我不是赵国〔从前足智多谋的贤相〕张孟谈，如果我也象张孟谈，齐、赵两国中必定会有一个要象智伯那样被灭亡的。

“奉阳君告诉朱轸和赵足说：‘齐王派公玉丹命令我，说：您一定不要召回韩珉。’可现在召回了韩珉；说“一定不要任用苏秦”；可现在任用他为相国；说“一定不要和燕国联合”，可现在与燕国结为极好的盟邦。我所依靠的是齐公子顺子，可他现在说话又变了，比他父亲还善变；顺子当初与苏秦为敌，顺子见到苏秦如同见到无赖，可现在他尊敬苏秦，并给他以乘车的待遇。完了，我要失去齐国了。’

“奉阳君很生气，是因为齐王威勇而不信任赵国，又小看奉阳君，他因此背叛齐国。齐、赵两国现正纷乱不和，应当在这时伐齐；齐、赵两国如果解约而复合，那末，伐齐的良机失掉，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齐国和赵国如果恢复联合，即使身死，我也不会以此为祸患；即使逃亡，我也不会以此为羞愧；成为诸侯，我也不会以此为光荣；即使披散发装疯卖傻，用漆涂身生癞变形，我也不会以此为耻辱。然而，我有所担忧：当我死后，如果齐、赵两国修好，那末，使齐、赵绝交的罪过就会一齐落在我头上；燕国也会仿效齐、赵，加罪于我，而与齐、赵恢复邦交。这才是我担忧的啊。如果我死后，齐、赵两国互相攻打，我心甘情愿去求死。尧、舜是天下的贤君，终究要死；禹、汤是天下的明君，终究要死。孟贲是天下的勇士，终究要死；乌获是天下的力士，也终究要死。一切生物难道有不死的吗？死是必然的事。我用死来完成有利于燕国的计谋，大王还有什么疑虑

的吗？

“我认为，不如〔假装获罪〕逃离燕国。我率韩、魏两国来顺从齐国并助其成功，联合秦国结交赵国来加强韩、魏。这样，就差不多形成了赵、魏、韩三国与齐国互相攻击的形势。我虽然这样安排了，又担心牵累燕国。奉阳君对朱轸说：‘苏秦因为燕王用我而生气，若不任苏秦为相，又不任苏秦为卿，则差不多要失去燕国了。’奉阳君如此疑心，所以我这样安排，不牵累燕国，又不玷辱大王。伊尹多次逃离成汤，投奔夏桀，又多次逃离夏桀，投奔成汤，最后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拥立成汤为天子；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最后帮助吴王阖庐与楚昭王战于柏举，攻入楚都，为其父报仇。现在我逃离燕国，打乱齐、赵邦交，将可载入史册。进行伟大事业的人，哪一个没有逃跑过？齐桓公遭难之时，管仲逃到鲁国；阳虎遭难之时，孔子逃到卫国；张仪逃到楚国；白珪逃到秦国；望诸君任中山相时，出使赵国，赵国挟持他，要求割地，望诸君突破关卡逃出；外孙之难时，薛公抛下车子，逃出关卡，赵、魏、韩三国称他为辨是非、通古今的人。所以，凡是开创大事业的人，逃亡不能被认为是耻辱。”

苏秦终于使齐国和赵国绝交，赵国和燕国联合进攻齐国，大败齐国。

苏代为燕说齐

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者。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十镒，以为马食。”淳于髡曰：“谨闻命矣。”入言之王而见之，齐王大说苏子。

【译文】

苏代为燕国去说服齐王，在未见到齐王前，先对淳于髡说：“有个卖千里马的人，接连三个早晨站在市场上，没有人理睬过问。他去拜访伯乐说：“我有一匹千里马，想卖掉它，接连三个早晨站在市场，没人问津。希望您绕着我的马细看一看，离开以后再回头来看看我的马，我给你一天的收入。”伯乐就绕着他的马细看了一番，离开以后又回头看看马，于是一个早上马价涨了十倍。现在我想以千里马自荐，去拜见齐王，可没有人为我介绍。先生愿意充当我的伯乐吗？我愿献上白璧一双，黄金二百两，以为马的草料费。”淳于髡说：“敬从尊命。”淳于髡于是进宫告诉了齐王，齐王接见苏代，很喜欢苏代。

苏（代）〔秦〕自齐使人 谓燕昭王

苏（代）〔秦〕自齐使人谓燕昭王曰：“臣（闻）〔间〕离齐、赵，齐、（赵）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齐？臣请为王弱之。”燕乃伐齐（攻）〔次〕晋。

令人谓闵王曰：“燕之攻齐也，欲以复振古地也。燕兵在晋而不进，则是兵弱而计疑也。王何不令苏子将而应燕乎？夫以苏子之贤，将而应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则赵不敢不听，是王破燕而服赵也。”闵王曰：“善”。

乃谓苏子曰：“燕兵在晋，今寡人发兵应之，愿子为寡人之为将。”对曰：“臣之于兵，何足以当之，王其改举。王使臣也，是败王之兵，而以臣遗燕也。战不胜，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苏子遂将，而与燕人战于晋下，齐军败。燕得甲首二万人。苏子收其馀兵以守阳城，而报于闵王曰：“王过举，令臣应燕，今军败，亡二万人，臣有斧质之罪，请自归于吏以戮。”闵王曰：“此寡人之过也，子无以为罪。”

明日，又使燕攻阳城及狸，又使人谓闵王曰：“（日）〔昔〕者，齐不胜于晋下，此非兵之过，齐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阳城及狸，是以天幸自为功也。王复使苏子应之，苏子先败王之兵，其后务必以胜报王矣。”王曰：“善。”乃复使苏子，苏子固辞，王不听。遂将以与燕战于阳城。燕人大胜，得首三万。齐君臣不亲，百姓离心，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

【译文】

苏秦从齐国派人对燕昭王说：“我离间齐国和赵国的关系后，齐国已经孤立了，大王为何不出兵攻打齐国呢？我愿意为大王打败齐国。”燕军于是进攻齐国，驻扎在齐国的晋地。

苏秦派人对齐闵王说：“燕国进攻齐国，是想收复从前燕王丧失的国土。燕军驻扎在晋地不前进，那里因为燕军兵力弱，主意不定。大王为何不派苏秦率领齐军去迎击燕军呢？凭苏秦的贤能，率领齐军去迎击弱燕，一定能打败燕国。打败了燕国，赵国便不敢不听从，这样，大王既打败了燕国，又征服了赵国。”齐闵王说：“好。”

于是齐闵王就对苏秦说：“燕军驻扎在晋地，现在我出兵迎击燕军，希望您为我担任这支部队的将领。苏秦回答说：“我对于带兵〔不熟悉〕，怎么能担当如此的重任，大王还是重新选人吧。大王如果派我去，那会毁掉大王的军队，而让我把齐国葬送给燕国啊。如果不能战胜燕国，齐国可就没救了。”齐闵王说：“去干吧，我了解您。”

苏秦于是率领齐军，与燕军在晋地开战，齐军大败。燕军杀死齐军二万人。苏秦集合残兵退守阳城，并报告闵王说：“大王选错了人，错要我去迎击燕军。现在吃了败仗，损失二万人，我有死罪，我请求向执法官投案自首接受死刑。”齐闵王说：“这是我的错误，您不要认为犯了罪。”

第二天，苏秦又让燕国去攻打阳城和狸地。又派人对齐闵王说：“前些日子，齐军在晋地没有打胜，这不是用兵的错误，是齐国不走运而燕国有上天保佑。现在燕国又攻打阳城和狸地，这是天助我们建立大功啊。大王再派苏秦去迎击

燕军，苏秦先前让大王的军队吃了败仗，以后一定会想尽办法取胜来报效大王。”齐闵王说：“好。”于是又派遣苏秦，苏秦坚决推辞，齐闵王不同意。苏秦于是率领齐军在阳城和燕军开战。燕军大胜，杀掉齐军三万人。因此，齐国君、臣不和，百姓离心离德。燕国于是派乐毅兴兵大举进攻齐国，大败齐军。

苏（代）〔秦〕自齐献书于燕王

苏（代）〔秦〕自齐献书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将有口事，故献御书而行，曰：‘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鄢（通贸）臣。臣之所（重）处重卵也。’王谓臣曰：‘吾必不听众口与谗言，吾信汝也，犹划刈者也。上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于）下苟无死，女无不为也。以女自信，可也。与之言曰：‘去燕之齐，可也，期于成事而已。’”

臣受令以任齐，及五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大（马骥）〔戒〕而不（言）〔信〕燕。

今王又使庆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则臣请为王事之。王欲释臣，专任所善，则臣请归释事。臣苟得见，则盈愿。”

【译文】

苏秦从齐国给燕王写信说：“我这次到齐国来，本来就料到会有人进献谗言，所以，我临行前给大王上书，说：‘我在齐国如果地位显贵，燕国大夫将不信任我；如果被轻视，他们将看不起我；如果我被任用，燕国大臣就会怨恨我；齐国如果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就会归罪于我；诸侯如果不进攻齐国，就会说我善于为齐国出谋划策；诸侯如果进攻齐国，就会与齐国一道出卖我。我的处境危如累卵。’大王对我说：‘我一定不听那些闲言碎语和谗言，我信任你，毫

不动摇。你在齐国，从好的方面说，可以得到齐国的重用；退一步说，也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往最坏处想，如果你尚且活着，还可以做你要做的事。因此，你就放心好了。你就对齐国说：“我是从燕国来到齐国的”好了。只要把我们希望要做的事做成就行了，

“我接受大王之命，在齐国任职，已有五年了。齐国好几次出兵，从来没有图谋过燕国。齐国和赵国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离；燕国不是与齐国联合图谋赵国，就是与赵国联合图谋齐国。齐国很信任燕国，甚至在靠近燕国的齐国北部边境也不驻扎军队，而把军队用在其他方面。现在大王相信田伐和参去疾的话，将进攻齐国，这使齐国大为警惕，不再信任燕国了。

“如今，大王又派盛庆传达您的话说：‘我要任用我认为可以任用的人。’大王如果有合意的人，想用他，那末，就请大王使用他吧。大王想要解我的职，专任大王合意的人，那末，我请求回燕国卸任。如果我能见大王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陈翠合齐、燕

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燕王许诺。太后闻之，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亦则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老妇欲得志焉。”

陈翠欲见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陈翠曰：“无害也。”遂入见太后，曰：“何彊也？”太后曰：“赖得先王雁、鹭之余食，不宜彊。彊者，忧公子之且为质于齐也。”陈翠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地百里，以为人之终也。今王愿封公子，百官持职，群臣效忠，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王之以公子为质也，且以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臣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于王封公子，则公子终身不封矣。”

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公子束车制衣为行具。

【译文】

陈翠为了联合齐国和燕国，准备要燕王的弟弟去齐国做人质，燕王答应了。燕太后听说后大怒，说：“陈翠如果不能治理燕国，也就算了，哪有分离人家母子的道理呢？我一定要杀了他才甘心。”

陈翠想去拜见太后。燕王说：“太后正在生你的气，你还是等太后消了气之后再去吧。”陈翠说：“不要紧。”于是

他进宫去拜见太后，说：“太后怎么瘦了？”太后说：我还可以吃到先王吃剩下的鸭、鹅，本来不会瘦。如果说瘦，那是因为担忧公子要到齐国去做人质。”陈翠说：“太后爱子女不如平民爱得深。不仅不爱子女，而且特别不爱儿子。”太后说：“为什么？”陈翠回答说：“太后把女儿嫁给诸侯，送给她一千斤金，一百里地，认为这算了却了做父母的一桩心事。如今燕王想要封公子，大臣们都坚守职分，进献忠言说：‘公子没有功劳，不应当受封。’现在大王让公子去做人质，为的是让公子为国立功后再封赐他。可是，太后不同意，所以，我认为太后特别不爱儿子。再说太后和大王如今还健在，所以公子很尊贵；一旦太后和大王辞世，太子即位，公子将比布衣平民还低贱。因此，如果不趁太后和大王在世时〔让公子立功，〕封赐公子，那末，公子将终生不会有受封的机会了。”

太后说：“我不了解您老人家这样的打算啊！”于是，让公子准备车马，制作服装，准备出外远行所用的一切。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而有齐人仕于燕者，昭王召而谓之曰：“寡人且与天下伐齐，旦暮出令矣。子必争之，争之而不听，子因去而之齐。寡人有时复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齐。”当此之时也，燕、齐不两立，然而常独欲有复收之之志若此也。

【译文】

燕昭王准备与诸侯联合攻打齐国，有一个齐国人在燕国做官，昭王召见他，对他说：“我准备联合诸侯攻打齐国，很快就要下令出兵了。你一定会规劝我，规劝我而我又不同意，你就会离开燕国回到齐国。如果燕、齐两国有恢复和好之时，我将借助你在齐国活动。”在这个时候，燕国和齐国势不两立，可燕昭王竟然还有两国重又和好的这种想法。

燕饥赵将伐之

燕饥，赵将伐之。楚使将军之燕，过魏，见赵恢。赵恢曰：“使除患无至，易于救患。伍子胥、宫之奇不用，烛之武、张孟谈受大赏。是故谋者皆从事于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无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听吾言而说赵王曰：‘昔者，吴伐齐，为其饥也。伐齐未必胜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为其饥也。伐之未必胜，而强秦将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赵居强吴之处，而使强秦处弱越之所以霸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使者乃以说赵王，赵王大悦，乃止。燕昭王闻之，乃封之以地。

【译文】

燕国遭到荒年，赵国准备乘机攻打燕国。楚国派一名将军到燕国去，经过魏国，去会见赵恢。赵恢说：“消除灾祸，使它不到来，这比发生了灾祸再来救灾要容易。伍子胥规劝吴王，宫之奇规劝虞君，吴王和虞君都不听，〔这是“救灾”，而不能“除祸”。〕触之武说服秦国不攻打郑国，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国的君王不去攻打赵国，因而受赏。〔这是做到了“除祸。”〕所以，出谋划策的人应该想办法去‘除祸’，先要消除灾祸使它不到来，〔也就是使攻打人的人不去攻打别人。〕现在，与其以百金送您，还不如以好言送您。您如果听我的话，就去规劝赵王，说：‘从前吴国进攻齐国，是因为齐国遭饥荒，进攻齐国未必能取胜，可弱越趁吴国疲惫之时，打败了吴国而称霸。现在，大王进攻燕国，也是因为燕国遭饥荒，进攻燕国未必能取胜，而强秦将乘赵

国进攻燕国的机会，出兵进攻赵国西部边境，这是让弱赵处在以往强吴的地位，而使强秦处在以往弱越的地位，〔秦国将象弱越打败了强吴那样灭掉赵国，〕称霸于诸侯。希望大王深思熟虑啊。’”

楚国使者就用赵恢这一番话去规劝赵王，赵王很高兴，于是停止进攻燕国。燕昭王知道后，就把地封给了这位楚国将军。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 合五国之兵而攻齐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二〕城未下，而燕昭王死。

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欺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生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循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馀教也，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愜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通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吐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译文】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率领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攻下七十余城，把它们都划入直属燕国的郡县。还剩两城未被攻下，这时燕昭王死去了。

燕惠王即位，因为中了齐国人的反间计，怀疑乐毅，便派燕将骑劫接替他率领军队。乐毅逃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齐国大将田单用计诈骗了骑劫，终于打败了燕军，重新收复七十余城，归属齐国。燕惠王后悔，又怕赵国任用乐毅，乘燕国战败疲惫之机进攻燕国。燕惠王于是派人去责备乐毅，又对乐毅表示歉意，说：“先王把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打败了齐国，为先王报了仇，诸侯无不为之震惊，我怎能一刻忘记将军的功劳呢？当时正赶上先王去世，寡人刚刚即位，身边的大臣蒙骗了寡人。寡人所以派骑劫代替将军，是因为将军长期在野外作战，所以请将军暂时休整，共商国事。将军误听流言，因此与寡人产生隔阂，抛弃燕国，投奔到赵国去了。将军为个人打算是可以的，然而又怎么报答先王对将军的恩情呢？”

望诸君乐毅于是派人送上书信，回答燕惠王说：“我无才，不能遵守先王的教诲，来顺从左右大臣的心意，唯恐遭杀身之罪，损害了先王〔知人善任〕之明，又伤害了大王〔无罪而杀乐毅〕的君臣之义，所以逃奔到赵国，甘愿承担不贤的罪名，所以不敢有什么辩解。现在大王派使者来历数我的罪过，我担心大王不明白先王任用和信任我的理由，而

且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尽心侍奉先王的心意，所以才敢用书信回答。

“我听说贤能圣明的国君，不把爵禄私自奖赏给自己亲信的人，功劳多的才授给他爵禄；不把官职私自委托给自己喜爱的人，能力够的才担任职务。所以，经考察能力才授予官职的，就是能成就功业的国君；根据德行结交朋友的，就是能建立名声的贤士。我用所学到的知识来观察，先王的措施，有超出一般君王的理想，所以我才凭魏王使臣的身份被燕国考察使用。先王破格录用我，从众宾客中提拔我，而且安排我高居于群臣之上，不和宗室大臣商议，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自认为遵行命令，接受教导，可以侥幸免除罪过，所以才接受命令，不敢推辞。

“先王命令我说：‘我们和齐国有几代的深仇大恨，我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微弱，而想攻打齐国。’我回答说：‘齐国是一个具有霸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有屡战屡胜经验的国家，熟悉兵器的使用，擅长攻战的技术。大王如果想攻打齐国，就必须发动诸侯的力量去对付它，要发动诸侯的力量去对付它，就没有比联合赵国更为便捷的。而且楚国想得到齐国的淮北旧地，魏国想得到现属齐国的原来宋国旧地。赵国如果同意和他们结盟，楚国和魏国会尽力协作，燕、赵、楚、魏四国联合攻打齐国，就可以大败齐国。’先王说：‘好。’于是我接受了先王亲口下的命令，准备好外交使节用的符节，向南出使赵国。等我复命之后，就派兵随先王攻打齐国。托上天的福和先王的神威，黄河以北的赵、魏等国随着先王举兵，又打到济上。济上的军队奉令出击齐军，大获全胜。轻便的士卒，精锐的武器，长驱直入，一直打到齐

国的都城，齐王逃到莒国，仅仅免于死。所有的珠玉财物，车辆兵甲以及珍贵的宝器，全部收归燕国；齐国的大吕钟陈列在燕国的元英殿上，被齐国夺去的宝鼎又运回到燕国的历室宫中；齐国的宝器陈设在燕国的宁台，燕都蓟丘种植的都是齐国汶上的竹子。从春秋五霸以来，没有谁能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已心满意足了，认为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给我分地，为我封爵，使我能有相当于小国诸侯的地位。我无能，自认为遵行命令，接受教导，可以侥幸免除罪过，所以才接受命令而不敢推辞。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建立了功业就不能让它毁弃，所以把它载于史册；有先见之明的贤士，成了名就不能让它败坏，所以被后代人赞扬。象先王立志报仇雪耻，征服强大的万乘故国，没收齐国八百年来的所有积蓄，一直到先王去世的那天，仍留下遗教告诫后王，政策法令至今不衰，执掌政权、管理政事的大臣，因此能遵循法令，处理好嫡、庶关系。而且把他的遗教推行到普通百姓之中，百姓都可以用来教育后代。

“我听说，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头的，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从前，伍子胥的意见被吴王阖闾接受，所以吴王能深入打到楚国的郢都；夫差却不信任伍子胥，杀死伍子胥，把他装在皮囊中，投入长江。原来吴王夫差不明白按伍子胥生前的意见可以建功立业，所以把伍子胥沉入长江而不悔恨；伍子胥没有及早发现夫差和阖闾两个国君气量不同，所以一直到被抛入长江也不改变他原来的主张。离开燕国，免遭大祸，保全大功，发扬先王的业绩，这是我的上策。遭受诋毁、侮辱和非议，破坏先王〔知人善

任〕的美名，这是我最害怕的。面临死罪，而去侥幸图谋私利。〔与赵国去图谋燕国；〕从道义上讲，我是不敢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与朋友绝交，不说别人的坏话；忠臣即使含冤离去，也不标榜自己。我虽无能，但屡受君子们的教导。我担心大王轻信左右近臣的话，而不体谅被疏远的人的所做所为。所以才冒昧地用书信回报，希望您对此事深思。”

或献书燕王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不能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主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译文】

有人上书给燕王说：“大王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那就不要嫌卑躬屈膝去投靠强国；投靠强国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万世的良策。如果投靠强国却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那就不如弱国彼此联合。弱国联合如果不能团结一致，

那可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之所以为山东六国担忧的啊。

“比目鱼不能双双配合就不能游动，所以古人叫它们‘比目鱼’，因为它们两条鱼合在一起游动象一条鱼一样；如果山东六国联合弱国却不能团结一致，那末，山东六国的智慧还不如比目鱼啊。又譬如车夫拉车，三个人〔分散用力〕就不能使车前行，如果两个人或五个人合力拉车，就能使车前行；现在山东六国兵力弱，一国则不能抵抗秦国，如果联合两国，就能战胜秦国；然而，山东六国不知互相联合，智慧就不如车夫啊。胡人和越人言语互不了解，思想观念互不相同，可是他们在波涛里同乘一条船，互相救助象一个人；现在山东六国的关系，就象同舟共济，秦国的军队打来了，若不能互相援救象一个人一样，那六国的智慧还不如胡人和越人啊。这三件事，人们都能够理解，而山东六国的国君竟不明白，这就是我之所以为山东六国担忧的啊。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山东六国联合，他们的国君名声并不卑下，他们的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他们的士卒终究会出战，驻扎在韩国和魏国的西边〔以防备强秦，〕这是燕国的上策。如果不这样做，国家一定危险，大王一定有大患。现在韩、魏、赵三国已经联合，秦国见韩、魏、赵三国团结一致，一定会向南进攻楚国。赵国见秦国进攻楚国，一定会向北进攻燕国。事情本来有形势不同而祸患相同的。秦国长期进攻韩国，因此使得中山国灭亡；如果秦国长期进攻楚国，燕国一定要被赵国灭亡。我暗自为大王打算，不如和韩、魏、赵三国结为军事同盟，约好驻守韩、魏两国的西边〔以防备强秦〕。山东六国如果不能坚决守住韩国和魏国的西边，那末，一定会被秦

国一个一个地灭掉。”燕国果然和韩、魏、赵三国结为军事同盟。

（客）〔苏秦〕谓燕王曰

（客）〔苏秦〕谓燕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使齐北面伐燕，即虽五燕不能当。王何不阴出使，散游士，顿齐兵，弊其众，使世世无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苏子曰：“请假王十年。”燕王说，奉苏子车五十乘，南使于齐。

谓齐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臣闻当世之（举）〔兴〕王，必诛暴正乱，举无道，攻不义。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则义，实则利，王何为弗为？”齐王曰：“善。”遂与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

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

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

【译文】

（客）〔苏秦〕对燕王说：“齐国向南打败了楚国，向西打败了秦国，对韩、魏之兵，燕、赵之师可以任意驱使。如果齐国向北进攻燕国，即使有五个燕国也抵挡不住。大王为何不秘密派出使者，让他们到各诸侯国去游说，使齐国的军队陷于困境，使齐国的民众疲惫不堪，这样燕国就会世代没有忧患了。”燕王说：“给我五年，我可以实现这个愿望。”苏秦说：“给大王十年。”燕王很高兴，就给苏秦准备

了五十辆战车，让他出使齐国。

苏秦对齐王说：“齐国向南打败了楚国，向西打败了秦国，对韩、魏之兵，燕、赵之师可以任意驱使。我听说，当代兴旺的王朝一定惩罚暴乱，消灭无道昏君，讨伐不义之师。现在宋王上射天神，下鞭地神，以铜铸造诸侯的肖像，把它们当做侍者立在路旁，让这些诸侯的肖像都伸展胳膊表示恭敬的样子，还用弹丸射他们的鼻子，这是天下不讲道义的人，可大王不去征讨，大王的威名终究很难建立。况且宋国是中原肥沃的地区，是各国游民聚集的地方，与其在燕国得地一百里，不如在宋国得地十里。讨伐宋国，论‘名’，是主持正义，论‘实’，是获得实利。大王为何不讨伐宋国呢？”齐王说：“好。”于是出兵攻打宋国，三次打败宋国，宋国终于被灭掉了。

燕王听说后，即与齐国绝交，率领诸侯大军攻打齐国。大战一次，小战两次，打败了齐国，燕国因而建立了威名。

所以说：“齐国本是强国，凭借它是强国，便攻打宋国以显示它的强大；燕国〔就乘机进攻齐国，〕因而可以打败齐国。齐国本是大国，凭借它是大国，便灭掉宋国，以增加它的土地；燕国〔就乘机进攻齐国，〕因而可以拿下齐国。”

赵且伐燕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涌〕，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译文】

赵国准备进攻燕国，苏代为燕国对赵惠文王说：“我今天来，经过易水，河蚌正出来晒太阳，鹬鸟啄住了河蚌的肉，河蚌又夹住了鹬鸟的嘴。鹬鸟说：‘今日不涌（吐），明日不涌，就有死蚌。’河蚌也对鹬鸟说：‘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就有死鹬。’鹬鸟和河蚌都不肯放开对方，渔翁毫不费力就把鹬鸟和河蚌都抓住了。现在赵国准备进攻燕国，燕、赵两国长期对抗，致使百姓疲惫不堪，我担心强秦就会成为‘渔翁’了。所以希望大王深思熟虑啊。”赵惠文王说：“好。”于是停止出兵进攻燕国。

齐魏争燕

齐魏争燕。齐谓燕王曰：“吾得赵矣。”魏亦谓燕王曰：“吾得赵矣。”燕无以决之，而未有适予也。

苏子谓燕相曰：“臣闻辞卑而币重者，失天下者也；辞倨而币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辞倨而币薄。”燕因合于魏，得赵，齐遂北矣。

【译文】

齐国和魏国都想联合燕国。齐国对燕王说：“齐国已经与赵国联合。”魏也对燕王说：“魏国已经与赵国联合。”燕王无从决定，就都没有答应。

苏代对燕国的相国说：“我听说，言辞卑下，而礼品厚重的，会丧失诸侯各国；言辞傲慢，而礼品微薄的，会得到诸侯各国。现在魏国言辞傲慢，而礼品微薄，〔因此可能得到诸侯各国〕。”燕相国于是和魏国结成盟邦，又有赵国作为盟友，齐国终于被燕国打败了。

战国策卷三十一

燕策三

齐、韩、魏共攻燕

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汝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与宋。

三国惧，乃罢兵。魏军其西，齐军其东，楚军欲还，不可得也。景阳乃开西和门，昼以车骑，暮以烛，见通使于魏。齐师怪之，以为燕、楚与魏谋之，乃引兵而去。齐兵已去，魏失其与国，无与共击楚，乃夜遁。楚师乃还。

【译文】

齐、韩、魏三国联军进攻燕国，燕国派太子去楚国求援。楚王派大司马景阳率军救燕。晚上宿营时，景阳派下属左、右司马分别构筑营垒，营垒已建成，四角各立表柱。景阳看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建的营垒，等到大水来了，表柱都会被淹没的，这里怎么能宿营呢？”于是下令迁到别处。第二天下起大雨，山洪暴发，原来所建的营垒，表柱都被淹没了。全军都很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去援救燕国，而去攻打魏国的雍丘，夺取了雍丘，把它给了宋国。

齐、韩、魏、三国都很害怕，于是停止围攻燕国。魏军驻扎在楚军西边。齐军驻扎在楚军东边，楚军想撤回，但不

可能。景阳于是打开西面的军门，白天车马来来往往，夜里灯火照得通亮，显示出楚军与魏军正在通使的模样。齐军见这情况，觉得很奇怪，认为燕军和楚军正联合魏军图谋齐军，于是齐军就领兵撤退。齐军已撤退，魏军失掉盟军，没有了攻打楚国的盟军，于是当天晚上全军转移。楚军也班师回国。

张丑为质于燕

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剖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要且死，子肠亦且寸绝。”境吏恐而赦之。

【译文】

齐臣张丑去燕国作人质，燕王要杀张丑，张丑准备逃出燕国，边防人员抓住了张丑。张丑说：“燕王之所以要杀我，是因为有人说我有宝珠，燕王想得到这颗宝珠。可现在我已经把这颗宝珠丢失了，燕王却不相信。你如果把我送交燕王，我就说是你夺了我的宝珠。吞到肚子里去了。燕王一定要杀你，剖开你的肚子和肠子。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君，只能用私利才可以说服他。我反正是会死的，你的肠子也会一寸一寸地被切断。”边防人员害怕，就把张丑释放了。

燕王喜使栗腹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间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为赵可伐，遽起六十万以攻赵：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鄢，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鄢，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乐间入赵。

燕王以书且谢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愚意，君试论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盖之，不虞君之明（罪）〔弃〕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恶〕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于君矣。”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为〕尽厚

也。寡人虽不肖乎，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则不内盖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适足以伤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弃大功者，辍也；轻绝厚利者，怨也。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慝〕心以成而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修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制也，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

乐间、（乐乘）怨不用其计，（二人）卒留赵，不报。

【译文】

燕王喜派相国栗腹拿出金百斤向赵孝成王献礼致敬，饮酒三日，返回燕国汇报说：“赵国的老百姓壮年人都死于长平之战，年幼的一代还未壮大，您可以乘机去攻打赵国。”燕王于是召见昌国君乐间，问他：“去攻打赵国怎么样？”乐间回答说：“赵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他们的民众都通晓作战，不能与赵国开战。”燕王说：“我用一倍的兵力去攻

打它，可以吗？”乐间回答说：“不可以。”燕王说：“用三倍的兵力，可以吗？”乐间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听后大怒。左右大臣都认为赵国可以攻打，于是立刻出兵六十万去攻打赵国，派栗腹率领四十万士卒进攻鄢地；派庆秦率领二十万士卒进攻代郡。赵国派廉颇率领八万人在鄢地迎战栗腹，派乐乘率领五万人在代郡迎战庆秦。结果燕军大败。乐间投奔赵国。

燕王写信责备乐间并致歉意，说：“寡人无能，没有遵从您的意见，所以您才弃国而去，可见寡人无能这是非常明显的了。我想表明自己的心愿，您却不肯听，所以派使者陈述我的心思，请您抉择。常言说：‘仁者不轻易绝交，智者不轻易抱怨。’您对待先王，举世明知。寡人如果有不当之处，希望您能包涵，没想到您公开加罪于我；寡人如有错误，希望您能教诲，没想到您公开抛弃了我。现在寡人的罪过，国内无人知道，天下无人了解，您逃匿出国，公开抱怨并抛弃我，寡人就有罪了。不过，恐怕您也没有尽到忠心吧。俗话说：‘敦厚的人不以毁损他人来抬高自己，仁德的人不以毁损他人来追求名誉。’因此，掩盖别人邪恶的人是敦厚的人的行为，纠正别人错误的人是仁德的人的行为。世间有能掩盖寡人的邪恶，纠正寡人的过错的，不寄希望于你，又寄希望于谁呢？您受到先王的厚待而享受尊位，现在却轻率地抛弃寡人而称心如意，那末，掩盖我的邪恶，纠正我的错误，就很难要求于您了。

“而且世人虽然对待寡人很刻薄，我反而厚待他们；他们行为虽然有错误，我反而惠爱并任用他们。现在即使寡人蒙受无能的罪名，而您也会受到缺乏仁厚之风的批评，还是

由您抉择吧，我无所他求。国家有边界，就如同家庭有垣墙一样，是用来敦睦感情，掩饰内丑的。家庭不和睦，便把家里的矛盾宣扬出去，这可不是符合一般常理的做法。怨恨还未显露，就公开抛弃，不能说是尽到忠心了。寡人虽不好，还不象殷纣那末坏；您虽然不得志，还没有像商容、箕子遭到的那种灾祸。可是，您没有把我的错误掩盖在内部，反而在外面公开抱怨，恐怕这恰恰足以伤害您的高义，而降低您的高尚人格，不是这样吗？如果您这样做，可以表明您的大义，可以成全您的高风亮节，我虽然蒙受不好的名声，也不觉得难以接受。想要表明寡人待您刻薄，而您又不见得敦厚；宣扬寡人的耻辱，而您又不见得光荣。这样一做，双方都受损伤。讲节义的人，不以损害他人来抬高自己，何况损害了别人而又损害了自己呢？希望您不要因寡人无能，而伤害您以前的美德善行。

“从前柳下惠在鲁国做法官，多次被撤职，却不离开鲁国。有人对柳下惠说：‘你可以离开鲁国了。’柳下惠说：‘如果我的做法与一般人没有不同，到哪儿会不被撤职的呢？既然到哪儿都是一样被撤职，我宁愿在本国被撤职。’柳下惠并不因为多次被撤职而自暴自弃，所以人们不忘却他过去的功业；不去考虑离开本国，所以古今没有人非议他的。现在我的错误本国人未必知道，可是议论寡人的人遍及天下。谚语说：‘由衷的心声绝不修饰，正确的议论不伤人害人，有仁心的人不轻率绝交，有智慧的人不轻弃前功。’轻率地抛弃以前的功劳，就会使人仇怒；轻率地绝交，贪求厚利，就会使人怨恨。因发怒而抛弃前功，因怨恨而自暴自弃，〔这种情况〕应该产生在与国君疏远的大臣之中，不希

望发生在您的身上。如果我没有罪过，您难道会怨恨吗？希望您抛弃怨恨，追念先王，再来继续教导寡人。也许您会说：‘我将因为您的过错而感到高兴，因表明您的丑恶而不顾先王对我的厚爱。’使寡人进不能建立功业，退不能改正错误，这都由您来决定，希望您考虑，这是寡人的区区心意，所以诚恳地写这封信向您说明。”

乐间抱怨燕王不采用他的计谋，终于留在赵国没有回信。

秦并赵

秦并赵，北向迎燕。燕王闻之，使人贺秦王。使者过赵，赵王系之。使者曰：“秦、赵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于赵者，为秦也。今臣使秦而赵系之，是秦、赵有隙。秦、赵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无妨于赵之伐燕也。”赵王以为然而遣之。

使者见秦王，曰：“燕王窃闻秦并赵，燕王使使者贺千金。”秦王曰：“夫燕无道，吾使赵有之，子何贺？”使者曰：“臣闻全赵之时，南邻为秦，北下曲阳为燕，赵广三百里，而与秦相距五十余年矣，所以不能反胜秦者，国小而地无所取。今王使赵北并燕，燕、赵同力，必不复受于秦矣。臣切为王患之。”秦王以为然，起兵而救燕。

【译文】

秦国联合赵国，赵国向北攻打燕国。燕王听说后，派使臣去向秦王祝贺。使臣经过赵国，赵王扣留了他。使臣说：“秦国和赵国联合，诸侯都服从。燕国之所以听命于赵国，是因为秦国和赵国联合的缘故。现在我出使秦国，而赵国扣留我，这说明秦国和赵国有矛盾。秦、赵两国有矛盾，诸侯就一定不会服从赵国，燕国也不会听命于赵国。再说，我出使秦国，并不妨碍赵国进攻燕国啊。”赵王认为说得对，就释放了燕国使臣。

燕国使臣拜见秦王说：“燕王听说秦、赵两国联合，燕国派我持金千斤来祝贺。”秦王说：“燕王昏庸无道，我要赵国灭掉燕国，你还来祝贺什么？”燕国使臣说：“我听说，当赵国在全盛时期，南面的邻国是秦国，北面的下曲阳靠近

燕国，赵国的土地方三百里，却与秦国相持了五十多年，赵国数为秦败之所以不能声言战胜秦国，是因为赵国小，又没有可能有其它国家来帮助扩大自己的国土。现在大王要赵国向北去灭掉燕国，如果燕国和赵国联合一致，就肯定不会再听从秦国了。我暗自为大王担忧。”秦王认为说得对，于是派兵援救燕国。

燕太子丹质于秦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通凌）之怨，欲排其逆鳞哉？”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曰：“请入图之。”

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谋。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弩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愿）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

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俚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

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请田先生无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致丹不肖，使得至前，愿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临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贄，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诸侯得合从，其偿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

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通敕 d n）（抗）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恨，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燕国有勇士秦武（通舞）阳，年十

(二)〔三〕，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怆（同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慄（同懾），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拔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揜（同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

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计，杀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五岁而卒灭燕国，而虏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后，荆轲空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叫而死。

【译文】

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逃回燕国。太子丹眼看秦国就要灭掉六国，秦兵已经逼近易水，害怕亡国之祸就要降临燕国。太子丹为此而担忧，对他的太傅鞠（j）武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太傅能为国家出谋划策。”鞠武回答说：“秦国占领的土地遍布天下，如果秦国出兵胁迫韩、赵、魏三国，那末易水以北的燕田土地未必能保得住。您何必为了被欺凌的怨恨而去虎口拔牙呢？”太子丹说：“那该

用什么办法呢？”太傅说：“请让我深入考虑考虑。”

过了一些日子，樊於期将军从秦国逃到燕国，燕太子接待了他。太傅鞠武劝他说：“您不能收留。秦王暴虐无道，一直怨恨燕国，很让人害怕的了，更何况又听说樊将军躲在我们这里呢！这是所谓把肉扔在饿虎出没的路上，大祸临头一定无法挽救了！即使有像管仲、晏婴那样的谋士，也不能为您出谋划策。希望太子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以便消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借口。〔这样做，〕西边可与韩、赵、魏三国结盟，南边可与齐国和楚国联合，北边可与匈奴单于结交，然后才可以想办法对付秦国。”太子丹说：“太傅的计划荒废拖延的日子太久，我心里忧闷烦乱，恐怕等不及了。而且不只是这样。樊将军在诸侯中走投无路，投靠到我这里来，我总不能因为强秦的胁迫，便抛弃了我所同情的朋友，把他推到匈奴去，此刻是我拼命的时候了。希望太傅重新考虑。”鞠武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深谋远虑，勇敢沉着，可以和他商量。”太子说：“希望通过太傅结交田先生，可以吗？”鞠武说：“遵命。”鞠武出来去见田光，说：“太子想跟先生商量国家大事。”田光说：“遵命。”于是就去拜见太子丹。

太子跪拜上前迎接，很恭敬地为田光引路，跪下来把坐席擦干净。田先生坐好以后，看左右没有人，太子便离开坐位，毕恭毕敬地请教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能够想想办法。”田光说：“我听说，千里马精力旺盛的时候，一日可行千里；到它精力衰退的时候，劣马也可以跑在它前面。现在太子听到的是我精力旺盛时的情况，却不了解现在我精力已经消耗完了。即使如此，我不能因为精力已经

消亡就耽误国家的大事。我的好朋友荆轲可以担当这个使命。”太子说：“希望能够通过先生结交荆轲，可以吗？”田光说：“遵命。”于是立刻起身，快步走出。太子送他到门口，说：“我告诉您的以及先生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田光低头笑着说：“行。”

田光弓着腰去见荆轲，说：“我和您交情很深，燕国无人不知，现在太子只知道我精力旺盛时的情况，可不了解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荣幸地承蒙他教导，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想想办法。’我没把您当外人，已推荐您给太子，希望您到宫中去拜见太子。”荆轲说：“遵命。”田光说：“我听说，忠厚老诚人的所作所为，不能让别人怀疑他。现在太子和我相约说：‘我们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这是太子尚怀疑我。为人做事让人怀疑，这不是忠义的侠士。”他准备用自杀来激励荆轲，说：“希望您赶快去拜见太子，就说田光已死，表明我没有泄漏太子对我说的话。”于是田光自刎而死。

荆轲见到太子丹，说田光已自刎身死，表明他没有泄漏您的话。太子拜了两次，跪下来，用膝头往前行，流着泪。过了一会才说：“我请求田光先生不要泄漏的意思，是要完成一件大事。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没有泄漏我说的话，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呢？”荆轲坐好以后，太子离开坐席，叩头至地说：“田先生不知我无能，能够让我在您的跟前说出我的心里话，这是上天怜悯燕国，不抛弃他的后代啊。现在秦国有贪得无厌的野心，他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不全部占领诸侯的土地，使诸侯都向秦国称臣，他是不会满足的。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吞并了韩国全部的土地，又派兵

向南进攻楚国，向北进攻赵国。秦将王翦率领数十万大军逼近赵国南境漳、邺两地，秦将李信出兵赵国西境太原、云中两地。赵国如果抵挡不住秦国，必然投降秦国，投降了秦国，大祸就要降临到燕国。燕国弱小，屡遭战争的困扰，现在估计，就是发动全国的兵力，也不可能抵抗秦军。诸侯都屈服于秦国，谁也不敢组织合纵联盟，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天下的勇士，出使秦国，用重利引诱秦王，秦王贪图厚重的礼品，我们一定能如愿以偿。如果能够劫持秦王，要他全部归还被秦国侵占的诸侯土地，像曹沫劫持齐桓公那样，就最好不过了；如果不行，就乘势杀死秦王。秦国大将这时掌握重兵驻扎国外，而国内因秦王被刺必引起大乱，这样，君臣就会互相猜疑。趁此机会，诸侯可以组织合纵联盟，打败秦国就可如愿以偿。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可是，我不知把这个使命托付给谁才好，希望您多多考虑这件事。”过了好一会，荆轲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才质低劣，恐怕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使命。”太子上前叩头至地，坚决要求他不要推让，这样，荆轲才算答应了。于是太子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进上等宾馆，太子每天登门问候，特地备好丰盛的宴席，隔不多久就去进献珍奇宝物，车马和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要求，一切都顺从荆轲的心意。

过了好久，荆轲没有出发的意思。秦将王翦已占领了赵国国都，俘虏了赵王，全部占领了赵国的领土，继续进兵北侵，打到燕国的南界。太子丹害怕，就来要求荆轲，说：“秦兵早晚就要渡过易水了，虽说我想长久地侍奉您，又怎么可能呢？”荆轲说：“就是太子不提起，我也会向您提出请求的。现在前往秦国，没有取信之物，就不能接近秦王。

樊将军，秦王已悬赏黄金千斤和一个万户的都邑来购买他的头，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kàng）的地图，进献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我才能有办法报效您。”太子说：“樊将军在走投无路时来投奔我，我不忍心为自己的私利去伤害他老人家的诚意，希望您另想别的办法吧。”

荆轲了解太子不忍心，于是就私下去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是够刻毒的了，您的父母和族人都被杀死或收为官奴。现在又听说要用黄金千斤和一个万户的都邑来购买将军的头，您打算怎么办呢？”樊将军仰首望天，长叹一声，流着泪，说：“我每每想到这些，常常痛入骨髓，只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啊！”荆轲说：“现在我有一计，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给将军报仇，你看怎么样？”樊於期就屈身向前探问：“该怎么办呢？”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头去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很高兴，友好地接见我。〔于是，〕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用匕首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仇可报，燕国被欺凌的耻可雪。将军是否同意这样做呢？”樊於期脱下一边衣袖，露出臂膀，左手抓住右手腕，上前说：“这是我日日夜夜切齿捶胸的恨事，今天才算听到您的指教。”说着便自刎而死。太子听到这个消息，驾车飞奔前往，伏尸痛哭，十分哀伤。人已经死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樊於期的头装入匣内，密封起来。

这时，太子预先搜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得到赵国徐夫人的匕首，用金百斤买来，要工匠用毒药炼附在匕首上，有人来试验，被刺伤后，只要浸出一丝儿血，没有不立即死亡的。于是太子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燕国有个勇士叫秦武

阳，十三岁杀过人，人们都不敢面对面地看他。太子就派秦武阳作荆轲的助手。

荆轲等待另一人，想和他同去，那人住得远，还没有来，因此便留住等他。待了一些日子，还没有动身。太子嫌荆轲拖延，怀疑他有反悔之意，便再一次催请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难道不打算去了吗？请让我先派秦武阳去吧。”荆轲生气了，斥责太子说：“现在我就去秦国，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回报，那才是一个庸俗的小子呢！何况提一把匕首到吉凶难测的秦国去呢，我暂时留住的原因，是想等待我的朋友和他一块去。现在太子既然嫌我拖延，那就请求告辞吧！”说完便出发了。

太子以及知道这件事情的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去送他。到易水边上，祭完路神，然后上路。高渐离击着筑，荆轲按着节拍唱歌，发出凄凉的变徵音调，人们都流泪哭泣。他又一边前进一边唱道：“风呼呼地吹啊，易水寒，壮士从此去秦啊，不回还。”接着又发出慷慨激昂的羽声，人人都怒目圆睁，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离去，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荆轲到了秦国，拿着价值千金的钱财礼物，重重地贿赂秦王宠爱的大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为荆轲预先对秦王说：“燕王实在惊惧、仰慕大王的威严，不敢兴兵与大王对抗，愿意全国隶属于秦国做臣民，排在诸侯的行列，交纳赋税，派服劳役，象直属郡县一样，只要求能尊奉先王的宗庙，按时祭祀。他心里害怕，不敢亲自来陈述，特此砍下樊於期的头，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用匣子密封起来，燕王在朝廷举行了送行仪式，特派使臣来禀告大王，请大王指示。

秦王听了，很高兴。于是穿了上朝的礼服，举行外交上最隆重的九宾之礼，在咸阳宫接见燕国的使臣。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的匣子、秦武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依次前进。到了宫殿的台阶下，秦武阳脸色变了，露出害怕的神情，群臣觉得奇怪。荆轲回头对秦武阳笑了笑，上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荒野没有见过世面的粗人，从未见过天子，因此害怕了，希望大王稍宽恕他一点，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他的使命。”秦王对荆轲说：“起来，把武阳拿的地图送来。”荆轲取出地图献上，展开地图，当地图展到尽头时，露出了匕首。于是，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起匕首，向秦王刺去，还未刺到身上，秦王大惊，抽身跳起，把袖子挣断了。秦王拔剑，因剑太长，没有全拔出。当时惊慌紧急，加之剑又长，所以不能立刻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群臣惊慌失措，因事件突发，出人意料，都失去常态。秦国的法律规定：在殿上的侍从大臣不准携带任何武器，所有警卫武官都在宫殿台阶下面排列，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上殿。正在这紧急的时候，秦王来不及召唤殿下的警卫人员，因此，荆轲才能追赶秦王。殿上的人在仓猝之际，惊惶紧急，没有什么可用来击刺荆轲的，只好赤手空拳和荆轲对打。这时御医夏无且（j）用捧着的药囊投击荆轲。秦王正绕着柱子跑，仓猝惊慌之际，不知该怎么办。侍从人员才说：“大王，快背上剑！秦王背上剑！”于是才拔出剑，用剑击刺荆轲，砍断他的左腿。荆轲摔倒在地上，便举起匕首投向秦王，没有击中，中了柱子。秦王又用剑击刺荆轲，被砍伤八处。荆轲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了，便靠着柱子冷笑，席地而坐，伸开两腿，骂道：“事情之所以没有成

功，就是想要活捉你，一定要你退还侵夺诸侯土地的契约，好去回报太子。”侍卫人员便上前杀了荆轲。秦王头昏目眩了好久。最后，论功赏赐群臣，以及判处依法应该判罪的，各有轻重，差别不等。而赏赐御医夏无且黄金四千两，说：“无且最爱我，才拿药囊去投击荆轲。”

在这时，秦王更恨燕国，他增派兵力开往赵国，下令王翦部队进攻燕国。十月，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都率领精兵往东退守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燕王急迫，便采用赵国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已经把太子丹的头献给了秦王，秦兵还是继续攻打燕国。五年以后，终于灭了燕国，并俘虏了燕王喜，于是秦国统一了天下。

后来，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借击筑的机会见到秦始皇，又用筑去打秦始皇，想为燕国报仇，没有击中，被秦始皇杀了。

战国策卷三十二

宋策卫

齐攻宋

齐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荆。荆王大说，许救甚劝。臧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忧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于小宋，而恶于大齐，此（王）〔人〕之所忧也。而荆王说甚，必以坚我。我坚而齐弊，荆之利也。”臧子乃归。

齐（王）〔人〕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人〕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派臧子到楚国去求救。楚王很高兴，答应全力援助。臧子却忧愁地返回宋国。他的侍从说：“求救成功，却满面愁容，为什么呢？”臧子说：“宋国小，齐国大，援救小小的宋国，而得罪了强大的齐国，这是人们应当担忧的，可是楚王很高兴，这一定是在坚定我国与齐国作战的信心；我国的信心坚定了，齐国就要疲惫，〔必然两败俱伤，〕因此楚国得利。”臧子便回到宋国了。

〔不久，〕齐王果然攻打宋国，攻下了宋国的五城，楚王竟没有派来救兵。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人〕。”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人〕。”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人〕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鼃、鼃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楸、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使〕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译文】

公输般给楚国制造机械，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步行万里，脚都磨出了老茧，去见公输般，对他说：“我在宋国就听到您的大名，我想借您的力去杀人。”公输般说：“从道义上说，我本来就不杀人。”墨子说：“听说您制造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从道义上说不杀人’，可是又要攻打一个国家，这不是少杀人，而

是多杀人。请问攻打宋国依据的是什么‘道义’啊？”公输般很佩服墨子说的，就请求把他介绍给楚王。

墨子拜见楚王，说：“假设这里有一人，舍弃自己豪华的高级车子，见邻居有辆破车，却想去偷；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见邻居有粗布衣服，却想去偷；舍弃自己的白米、精肉，见邻居有酒糟、米糠，却想去偷。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一定是患有偷窃症了。”

墨子说：“楚国的国土方圆有五千里，宋国的国土方圆只有五百里，这如同豪华的高级车跟破车相比一样；楚国有云梦泽，犀牛、野牛、四不像、鹿，到处都是，长江、汉水中的鱼、鳖、绿团鱼、扬子鳄是天下出产最多的，宋国是一个所谓连野鸡、兔子、鲫鱼都没有的地方，这如同白米、精肉和酒糟、米糠相比一样；楚国有长松、文梓、楸木、楠木、樟木，宋国没有成材的好木，这如同锦绣衣服与粗布衣服相比一样。我认为楚王要公输般〔制造机械〕攻打宋国，是与以上所说的这些一个样。”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

犀首伐黄

犀首伐黄，过卫，使人谓卫君曰：“弊邑之师过大国之邻，曾无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请其罪。今黄城将下矣，已，将移兵而造大国之城下。”卫君惧，束组三百緡，黄金三百镒，以随使者。

南文子止之，曰：“是胜黄城必不敢来；不胜亦不敢来。是胜黄城，则功大名美，内临其伦；夫在中者恶临，议其事；蒙大名，挟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议，犀首虽愚，必不为也。是不胜黄城，破心而走归，恐不免于罪矣，彼安敢攻卫以重其不胜之罪哉？”

果胜黄城，帅帅而归，遂不敢过卫。

【译文】

犀首攻打黄城，经过卫国，派人对卫君说：“敝国的军队，经过贵国城郊，为何就不能派一名普普通通的使臣来慰问一下呢？我特来告罪。（按：这是反话。）现在黄城将要被攻下，攻下黄城以后，我们会引兵聚会在贵国都城之下。”卫君害怕了，准备拿三百捆穿甲带、六千两黄金随使臣送去。

卫大夫南文子制止这事。说：“这次犀首如果在黄城打了胜仗，一定不敢来卫国，打了败仗也不敢来卫国。他如果在黄城打了胜仗，因其功大名美，地位就会在同僚之上；同僚们畏惧他在自己之上，就会说他的坏话；蒙受美名，享有功勋，却束手等着同僚们非议，犀首虽然愚蠢，一定不会这样做。他如果在黄城不能取胜，恐惧而奔回本国，还担心不免获罪，他又怎么敢再攻打卫国以加重战败的罪恶呢？”

犀首果然在黄城打了胜仗，随后率军返国，终究不敢经过卫国。

梁王伐邯郸

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

赵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则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赵王曰：“善。”

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梁王甚说，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说，曰：“宋人止于此矣。”故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故名有所加，而实有所归。

【译文】

魏王攻打赵都邯郸，而到宋国去征兵。宋君派使臣向赵王请求说：“魏军强劲而又很有威权，现在到敝国来征兵。敝国不同意，则担心国家遭到危险；如果帮助魏国攻打赵国，就会危害赵国，我不忍心这样做。希望大王能对敝国有所教导。”

赵王说：“当然。宋国不能够抵挡魏国，这，我了解。但削弱本国来加强魏国，对宋国必定不利。那么我又能告诉您什么呢？”使臣说：“〔宋国不与魏国一道攻打赵国，〕赵国愿让出一个边界城邑，宋国再慢慢进攻，来拖延时间，这对大王来说，等于没有丢掉城邑一样。”赵王说：“好。”

宋国于是出兵进入赵国边境，围攻赵国一个城邑。魏王

〔以为宋国在帮助自己攻打赵国，〕很高兴，说：“宋国帮助我们攻打赵国了。”赵王也高兴，说：“宋国仅只攻打我们的边城。”因此魏军撤走，攻打邯郸的战争便解除了，魏国感激宋国帮助他攻打邯郸，而宋国又没有遭到赵国的怨恨。所以，宋国有“助魏”、“救赵”之名，又有“魏、赵都与宋国友好”之实。

谓大尹曰

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公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

【译文】

有人对宋国的大尹说：“宋君日渐长大，如果他要亲自执政，那您就不能参与政事了。您不如要楚王来祝贺宋君的孝心，这样宋君就不会夺太后的权，您〔不会被废黜，〕就可以常在宋国掌握实权了。”

宋与楚为兄弟

宋与楚为兄弟。齐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卖楚重以求讲于齐，齐不听。苏秦为宋谓齐相曰：“不如与之，以明宋之卖楚重于齐也。楚怒，必绝宋而事齐，齐、楚合，则攻宋易矣。”

【译文】

宋国与楚国结为兄弟之邦。齐国攻打宋国，楚王声称要救宋国。宋国则炫耀自己受楚国的重视，要求与齐国讲和，齐国不同意。

苏秦为宋国对齐相国说：“您不如同意与宋国讲和，以此表明宋国向齐国炫耀自己受楚国的重视。这样，楚国对宋国不满，就一定会与宋国断交，而与齐国友好，齐、楚联合，攻打宋国就容易了。”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答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

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

【译文】

魏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经过宋国的外黄。外黄的徐子说：“我有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能听从我的吗？”太子说：“愿意听。”徐子说：“我本来就愿意效劳。现在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如果大胜，并吞莒地，那末，财富不过拥有魏国，尊贵不过身为魏王；如果战而不胜，太子〔逃亡，不能拥有国权，〕将永远失去魏国。〔我看以不攻打齐国为好，〕这就是我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好吧。我一定听从您的话，领兵回国。”徐子说：“〔现在〕太子虽然想领兵回国，已不可能了。那些利用太子作战，希望获取赏金的战士太多了。太子虽然想领兵回国，恐怕不可能了。”

太子上车想要领军返回。他的侍从人员说：“大将领兵出战，无故撤回，与败逃同罪，不如就继续进军。”于是魏太子继续进军。和齐军作战，他被战死，终究没有继承魏国的王位。

宋康王之时

宋康王之时，有雀生（𪔐）〔𪔐〕（同鸛zh n）于城之隅（zō）。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地〕鬼神。”骂国老谏（曰）〔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伛〔者〕之背，契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而死。见祥而为不（祥）〔可〕，〔祥〕反为祸。

【译文】

宋康王时，有只小鸟在城墙角落里孵出了鸛。康王要太史占卜，卜辞说：“小鸟生大鸟，一定称霸天下。”康王非常高兴，于是，灭了滕国，进攻薛邑，又夺取淮北之地。他于是更加自信，希望霸王之业马上成功。所以上射天神，下鞭地神，砍断土神、谷神的牌位，把它们烧掉，还说：“我的威力可以降服天地鬼神。”他骂国老中敢于直谏的大臣，戴着没有帽沿的帽子，以表示自己英勇；劈开驼子的背，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因此国内大为骚乱。齐国听说后，出兵讨伐宋康王，于是百姓逃散，无人守城。宋康王只得逃到倪侯之馆，终于被抓获杀死。看到吉祥，却不做好事，吉祥反会变成灾祸。

智伯欲伐卫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

卫君以其言告边境。

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译文】

智伯想攻打卫国，赠给卫君好马四匹，白璧一只。卫君非常高兴，君臣都来庆贺，南文子却面带愁容。卫君说：“全国都很高兴，您却面带愁容，为什么呢？”文子说：“没有功绩而受到赏赐，没花劳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慎审考虑。好马四匹，白璧一只，这是小国给大国送的礼，大国却把这种礼品送给了我们，君王还是认真考虑考虑吧！”

卫君把南文子的这番话告诉了边防人员。

智伯果然派兵偷袭卫国，到了卫国边界又返回去了，说：“卫国有贤人，预先知道我的计谋了。”

智伯欲袭卫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使奔卫。

南文子曰：“太子颜为君子也，甚爱而有宠，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车过五乘，慎勿纳也。”

智伯闻之，乃止。

【译文】

智伯想偷袭卫国，就要他的太子假装逃亡，让他逃到卫国去。

卫臣南文子说：“太子颜是智伯的儿子，智伯很爱他而受宽信；他没有大罪却逃亡，必有事变。”便派人到边境去迎接太子颜，〔并对边防人员〕说：“如果太子的兵车超过五辆，小心不要让他入境。”

智伯听到这些，才停止了偷袭。

秦攻卫之蒲

秦攻卫之蒲。胡衍谓穰里疾曰：“公之伐蒲，以为秦乎？以为魏乎？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卫所以为卫者，以有蒲也。今蒲入于〔魏〕〔秦〕，卫必折〔而入〕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复取者，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将观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穰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请为公入戒蒲守，以德卫君。”穰里疾曰：“善。”

胡衍因入蒲，谓其守曰：“穰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释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镒焉。曰：“秦兵诚去，请厚子于卫君。”

胡衍取金于蒲，以自重于卫。穰里子亦得三百金而归，又以德卫君也。

【译文】

秦国攻打卫国的蒲地。胡衍对穰里疾说：“您攻打蒲地，是帮助秦国呢？还是帮助魏国呢？如果是帮助魏国还好，如果是帮助秦国，可就不好了。卫国之所以是卫国，是因为有蒲地。如果蒲地被秦国占领，卫国必然转而投靠魏国。魏国丧失了西河以外地带，却不能从秦国收复，是由于魏国力弱。如果把卫国并入魏国，魏国必然强大，魏国强大的那一天，西河以外地带就难以守住。而且秦王也要看看您这次攻蒲之战的结果。如果损害了秦国，而对魏国有好处，秦王一定会怨恨您。”穰里疾说：“那可怎么办？”胡衍说：“您放弃攻蒲，让我为您告诉蒲地的守将，您已放弃攻蒲了，这样，卫君就会感激您。”穰里疾说：“好。”

胡衍就到蒲地去，对蒲地守将说：“樗里子知道蒲地被困，他说：‘我一定要攻下蒲地。’现在我能让樗里疾放弃攻蒲。”蒲地的守将听说后，两次跪拜，就献金六千两给胡衍，说：“秦军果真撤走，我要请求卫君重用您。”

胡衍在蒲地得到赏金，又在卫国得到重用。樗里疾也得到三百斤金返秦，还使卫君感激他。

卫（使）客事魏

卫（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见。卫客患之，乃见梧下先生，许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诺。”乃见魏王，曰：“臣闻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愿王（博）专事秦，无有他计。”魏王曰：“诺。”

客趋出，至郎门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于事己者过急，于事人者过缓。今王缓于事己者，安能急于事人。”“奚以知之？”“卫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见。’臣以是知王缓也。”魏趋见卫客。

【译文】

卫客去朝见魏王，经过三年没有见到。卫客感到忧虑，便去拜见梧下先生，答应酬谢他一百斤金，梧下先生说：“行。”于是去见魏王，说：“我听说秦国要出兵，不知他们进攻什么地方。秦、魏两国邦交不好已经很久了。希望大王专心专意亲秦，不要有其它打算。”魏王说：“好。”

梧下先生匆匆走出，〔没走多远，〕到廓门口又返回来，对魏王说：“我担心大王亲近秦国会不积极。”魏王说：“为什么？”梧下先生说：“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别人服侍自己多是积极的，对于服侍别人多是消极的。现在大王对于服侍您的人还那么消极，又怎么能积极服侍别人呢。”魏王说：“何以见得？”梧下先生说：“卫客说：‘来朝见大王可三年了，还见不到大王的面。’我因此知道大王不积极。”魏王便立刻接见了卫客。

卫嗣君病

卫嗣君病。富术谓殷顺且曰：“子听吾言也以说君，勿益损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与死之心异。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丽也；所用者，縶错、挈薄也。群臣尽以为君轻国而好高丽，必无与君言国事者。子谓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谬。縶错主断于国，而挈薄辅之，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

君曰：“善。”与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顺且以君令相公期。縶错、挈薄之族皆遂也。

【译文】

卫嗣君生病，卫人富术对殷顺且说：“你听我的话，去说服国君，要完全按照我的话，不增不减，国君就一定会对你好。一个人，活着时的所作所为，与他将死时的心情不同。当初，国君在世间的所做所为，是极力追求富贵豪华的物质享受；所信用的人是縶错、挈薄这类奸臣。群臣都认为国君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只追求富贵豪华的物质享受，这样，必定没有与国君谈论国事的人。你对国君说：‘君王在天下的所作所为太错了。縶错在国内独断专行，挈薄则助纣为虐，从今以后，君王将无人继承了。’”

〔殷顺且按照富术的原话告诉了卫嗣君，〕卫嗣君说：“好。便把相印交给了殷顺且，说：“我死了，你就执政。”嗣君死了，殷顺且按照遗命出任相国，辅佐卫嗣君的儿子公期。縶错、挈薄一帮人全部被罢免。”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群臣谏曰：“以百金之地，赎一胥靡，无乃不可乎？”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里〕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

【译文】

卫嗣君时，一名劳改犯逃到魏国，卫国以金百斤赎回，魏国不同意。竟然要求拿卫国的城邑左氏去赎。君臣劝谏卫嗣君说：“用一百斤金和左氏去赎回一名劳改犯，恐怕不合适吧？”卫嗣君说：“一个国家安定，不在于国小；一个国家混乱，不在于国大。教化深入人心，三里大小的城也可以治理得好；如果百姓不讲廉耻，即使有十个左氏，还有什么用呢？”

卫人迎新妇

为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驂，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

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通早）晚之时失也。

【译文】

卫国有入迎娶新娘，新娘上车后，就问：“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马？”车夫说：“借来的。”新娘对仆人说：“鞭打两边拉套的马，中间驾辕的马也跑，可以免受鞭打之苦。”车到了新郎家门口，扶新娘下车时，她又对送新娘的老妇说：“把灶火灭了，以防失火。”进了新房，看见舂米的石臼，说：“把它搬到窗户下面，免得妨碍室内往来的人。”主人觉得她可笑。

新娘这几次说的话，都是切中要害的话，然而不免被人笑话，这是因为新娘刚过门，就说这些，失之过早了。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策

魏文侯欲残中山

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

【译文】

魏文侯想要灭掉中山国。赵臣常庄谈对赵襄子说：“魏国吞并了中山，赵国必将灭亡。您为何不请求娶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倾为王后，并把她封在中山，这样中山还可以继续存在。”

犀首立五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

中山闻之，大恐，召张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对曰：“君为臣多车重币，臣请见田婴。”中山之君遣之齐。

见婴子，曰：“臣闻君欲废中山之王，将与赵、魏伐之，过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中山虽益废王，犹且听也。且中山恐，必为赵、魏废其王而务附焉。是君为赵、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岂若中山废其王而事齐哉？”田婴曰：“奈何？”张登曰：“今君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中山必喜而绝赵、魏。赵、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则中山必恐，为君废王事齐。彼患亡其国，是君废其王而（立）〔并〕其国，贤于为赵、魏驱羊也。”田婴曰：“诺。”

张丑曰：“不可。臣闻之，‘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也，负海不与焉。此是欲皆为为王，而忧在负海。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夺（五）〔四〕国而益负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国，四国寒心，必先与之王而故亲之，是君临中山而失四国也。且张登之为人也，善以微计荐中山之君久矣，难信以为利。”

田婴不听，果召中山君而许之王。张登因谓赵、魏曰：“齐欲伐河东。何以知之？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岂若令大国先与之

王，以止其遇哉？”赵、魏许诺，果与中山王而亲之，中山果绝齐而从赵、魏。

【译文】

魏将犀首公孙衍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称王，然而只有中山国最后僭称王。齐王对赵、魏两国说：“寡人以跟中山并立称王而感到羞耻，希望和各大国共同讨伐中山，废掉它的王号。”

中山君听到此事后非常害怕，就召见大臣张登，告诉他说：“寡人已经称王，齐王对赵、魏两国说，以跟寡人并立称王而感到羞耻，要讨伐寡人。我担心会要亡国，倒无心要求什么王号。〔现在，〕非您不能救我了。”张登回答说：“君王为我多准备些车辆和钱帛，我愿去会见齐相田婴。”中山君就派张登去齐国。

张登见到田婴说：“我听说您要废掉中山君的王号，准备和赵、魏两国一道讨伐中山。您错了。拿小小的中山，需要三国联合去讨伐它，中山君即使有比‘废掉王号’还要严重的后果，他也会接受的。何况中山君害怕齐、赵、魏三国，他一定会因为赵、魏两国要废弃自己的王号，使一心一意地逢迎亲附赵、魏。这样，您就等于把‘羊’往赵、魏那里赶，这对齐国可不利啊。这怎么比得上要中山自己废掉王号来投靠齐国呢？”田婴说：“该怎么办？”张登说：“如果您邀请中山君和您会晤，同意他称王，他一定很高兴，便会与赵、魏两国断交。赵、魏一气之下必然进攻中山，中山紧急，又因为您‘羞与中山并称为王’，中山一定十分恐惧，便会为您废掉王号而投靠齐国。中山害怕亡国，这样，您就使中山既废掉了王号，而您又控制了中山，这比把

‘羊’赶往赵、魏那里去好多了。”田婴说：“好。”

张丑说：“不行。我听说‘欲望相同的人互相忌恨，患难相同的人互相亲近。’现在五国都互相称王，只有齐国不愿与中山并立称王。五国共同的欲望是互相称王，五国共同的忧患是担心齐国从中干涉。如果您邀请中山君并和他会晤，同意他称王，这就剥夺了四国称王的权利，而有利于齐国。容纳了中山，却断绝了四国，四国担心，必定先和中山一道称王，并故意与它亲近。这样，您控制了中山，却失掉了四国。而且张登的为人，善于给中山君设置阴谋诡计，一向是如此，很难相信他会是为了齐国的利益。”

田婴不听张丑的劝告，果然邀请了中山君，而且同意尊他为王。张登于是对赵、魏两国说：“齐国打算攻打你们的河东。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齐国认为和中山并立称王是莫大的耻辱，可现在它又邀请中山君会晤，并同意尊他为王，这是想利用中山的兵力。你们何不即刻先同意中山称王，来阻止齐国和中山联合呢？”赵国和魏国答应了，果然同意中山称王并与它亲近。中山果真与齐国断交，而与赵、魏联合。

中山与燕、赵为王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倖名于我？”欲割平邑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

蓝诸君患之。张登谓蓝诸君曰：“公何患于齐？”蓝诸君曰：“齐强万乘之国，耻与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燕、赵好位而贪地，吾恐其不吾据也。大者危国，次者废王，奈何吾弗患也？”张登曰：“请令燕、赵固辅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蓝诸君曰：“此所欲也。”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

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实欲废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则王之为费且危。夫割地以赂燕、赵，是强敌也；出兵以攻中山者，首难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亏而兵不用，中山可废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蓝诸君曰：“然则子之道奈何？”张登曰：“王发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闭关不通使者，为中山之独与燕、赵为王，而寡人不与闻焉，是以隘之。王苟举趾以见寡人，请亦佐君。’中山恐燕、赵之不己据也，今齐之辞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赵，与王相见。燕、赵闻之，怒绝之，王亦绝之，是中山孤，孤何得无废？以此说齐王，齐王听乎？”蓝诸君曰：“是则必听矣。此所以废之，何在其所存之矣。”张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齐以是辞来，因言告燕、赵而无往，以积厚于燕、赵。燕、赵必曰：‘齐之欲割平邑以赂

我者，非欲废中山之王也，徒欲以离我于中山，而已亲之也。’虽百平邑，燕、赵必不受也。”蓝诸君曰：“善。”

遣张登迁，果以是辞来，中山因告燕、赵而不往，燕、赵果俱辅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译文】

中山和燕国、赵国互相称王，齐国封闭关口，不许中山的使臣通行，还说：“我齐国是万乘大国，中山不过是千乘小国，你们怎么能和我们齐国并驾齐驱呢？”齐国打算给燕国和赵国割让平邑，要燕、赵出兵攻打中山。

中山的相国蓝诸君很担忧。张登对蓝诸君说：“您对齐国有什么好担忧的？”蓝诸君说：“齐国强，是万乘大国，他认为与中山名位相同是耻辱，不惜以割地来收买燕国和赵国，出兵进攻中山。燕国和赵国好名位、贪土地，我担心他们不会帮助我们。局势严重的话，国家就有危险；往轻里说，王号也会被废除，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张登说：“我愿使燕、赵两国坚决帮助中山君称王，此事终究是可以成功的。您愿意干吗？”蓝诸君说：“这正是我的愿望。”张登说：“就请您权且扮作齐王，让我试着说服您，如果成功，就这么干。”蓝诸君说：“愿意听听您是怎么说的。”

张登说：“大王之所以不惜以割地来收买燕国和赵国，让他们出兵去攻打中山，其实是想废掉中山君的王号吧！齐王说：‘是的。’这样做，大王既有割地的耗费，又有首先发动战争的危险。割地收买燕、赵，这是加强敌人的办法；出兵去攻打中山，这要背上首先发动战争的名声。大王这两点都做了，但所要求于中山的未必能够得到。大王如果用我的办法，不割地又不用兵，中山君的王号也可废掉。齐王一

定会问：‘你的办法到底怎样样呢？’”蓝诸君说：“那末，你的办法到底怎么样呢？”张登说：“大王派出特使，要他告诉中山君，说：‘我之所以封闭关口，不许中山的使臣通行，是因为中山单独与燕、赵两国共谋称王，而不让我知道这事，所以才不让中山的使臣通行。假如中山君屈驾来见见我，我也会帮助你们的。’中山君担心燕、赵两国不帮自己，现在齐王说：‘即刻帮助中山君，’中山一定会避开燕、赵，而与大王相见。燕、赵两国听说后，一定会与中山断交，大王也和中山断交，这样，中山就孤立了，中山已经孤立，怎么能不废掉王号。假如用这些话去劝说齐王，齐王会不会听从呢？”蓝诸君说：“这么说，齐王一定会听的。这正可用来废掉中山王的王号，怎么说是用来保存他的王号呢？”张登说：“这就是中山王保存王号的办法。齐王已声明‘立即援助中山君为王。’就可把齐王的话通知燕、赵两国，要他们不要出兵攻打中山，这大有利于燕、赵。燕、赵两国必然会问：‘齐国想割让平邑给我们，并不是要废掉中山的王号，不过是想离间我们与中山的关系，自己与中山友好。’这样，齐国就是割一百个平邑，燕、赵两国也必然不会接受。”蓝诸君说：“好。”

于是派张登去齐国，齐王果然有那一番声明。中山就把齐王的‘声明’通知燕、赵两国，要他们不要出兵攻打中山；燕、赵两国果然都帮助中山，要中山君称王。“成其王”的事终于成功。

喜 司马心使赵为己求相中山

司马愬使赵，为己求相中山。公孙弘阴知之。

中山君出，司马愬御，公孙弘参乘。弘曰：“为人臣，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于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马愬顿首于轼，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居顷之，赵使来为司马愬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孙弘，公孙弘走出。

【译文】

司马愬要赵国为自己谋求在中山国任相国，公孙弘暗中知道这件事。

一次，中山君外出，司马愬驾车，公孙弘陪坐。公孙弘说：“做人臣的，宣扬大国的威势，来为自己谋求相国，君王认为这种人怎么样？”中山君说：“我要吃他的肉，而且不把肉分给别人。”司马愬对着车横木叩头，说：“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中山君说：“为什么？”司马愬说：“我当死罪。”中山君说：“开车走，我明白了。”

待了不久，赵国的使臣来为司马愬请求相国。中山君便很怀疑公孙弘与赵国暗中有来往，〔所以才知道司马愬要赵国为自己谋求相国这事。〕公孙弘〔怕里通外国之罪，于是〕逃离中山。

司马^憲（三）〔已〕相中山

司马^憲（三）〔已〕相中山，阴简难之。

田简谓司马^憲曰：“赵使者来属耳，独不可语阴简之美乎？赵必请之，君与之，即公无内难矣；君弗与赵，公因劝君立之以为正妻。阴简之德公，无所穷矣。”果令赵请，君弗与。司马^憲曰：“君弗与赵，赵王必大怒；大怒，则君必危矣。然则立以为妻，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田简自谓：取使，可以为司马^憲，可以为阴简，可以令赵勿请也。

【译文】

司马^憲已经出任中山的相国，中山君宠姬阴简为难他。

大臣田简对司马^憲说：“赵国使者来探听情况，怎么不把阴简的貌美告诉他呢？赵王一定会要求娶阴简，中山君如果给他，那末，在朝内就没有为难你的人了；如果不同意给赵王，您就劝君王立阴简为正妻。阴简会对你感激不尽。”司马^憲果然要赵王来求娶阴简。中山君不同意。司马^憲说：“君王若不给赵王，赵王一定大怒，他大怒，君王的处境就危险。既然这样，那末就可立阴简为正妻，世上本没有要别人的正妻，要不到还怨恨别人的道理。”

田简自认为：按照这个办法去做，既可以帮助司马^憲〔使他“无内难，”〕又可以帮助阴简〔“立为正妻，”〕，还可以使赵王不能求取阴简。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愬谓阴姬公曰：“事成，则有土子民；不成，则恐无身。欲成之，何不见臣乎？”阴姬公稽首曰：“诚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司马愬即奏书中山王，曰：“臣闻弱赵强中山。”中山王悦而见之，曰：“愿闻弱赵强中山之说。”司马愬曰：“臣愿之赵，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不肖，（商）〔商〕敌为资，未可豫陈也。”中山王遣之。

见赵王，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今者臣来，至境，入都邑，观人民谣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无所不通，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不知者，特以为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颜色，固已过绝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颊、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赵王意移，大悦，曰：“吾愿请之，何如？”司马愬曰：“臣窃见其佳丽，口不能无道尔。即欲请之，是非臣所敢议，愿王无泄也。”

司马愬辞去，归报中山王，曰：“赵王非贤王也，不好道德，而好声色；不好仁义，而好勇力。臣闻其乃欲请所谓阴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悦，司马愬曰：“赵，强国也，其请之必矣。王如不与，即社稷危矣；与之，即为诸侯笑。”中山王曰：“为将奈何？”司马愬曰：“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意。世无请后者。虽欲得请之，邻国不与也。”中山王遂立以为后，赵王亦无请言也。

【译文】

阴姬与江姬争着要做中山君的王后。司马愬对阴姬的父

亲说：“争立王后的事如果成功，您就能拥有封地，统治人民；如果不成功，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想要成功，为什么不来见我呢？”阴姬的父亲行下跪叩头礼，说：“事情果真象您说的那样，不用说我就当先重重报答您。”

司马惠即刻向中山王上书说：“我知道使赵国弱中山强的办法。”中山王很高兴，接见了司马惠，说：“希望听听使赵国弱中山强的高论。”司马惠说：“我希望到赵国去，察看那里的地理形势，险要的关塞，人民贫富的生活情况，君臣贤愚的工作情况，斟酌以为参考，而不能事先无根据地陈说。”中山王于是派司马惠到赵国去。

司马惠拜见赵王，说：“我听说，赵国是天下擅长音乐、出美女的国家。现在，我来到赵国，到了大都市，去了小县城，听了民歌，看了风俗，也看到各色各样的人，实在没有见到什么美丽漂亮的女子。我到的地方不少，周游各地，无所不到，从未见到过象中山的阴姬那样的美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仙女，那容貌、姿色，简直已经是绝代佳人了。至于那眼眉、鼻子、脸蛋、眉宇、额角，她真是帝王之后，绝不是诸侯的姬妾。”赵王的心被说动了，他非常高兴地说：“我想娶她，怎么样？”司马惠说：“我心里觉得她太美了，口里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如果想要娶她，这可不是我敢插嘴的，希望大王不要泄漏出去。”

司马惠告辞，回报中山王说：“赵王不是贤德的君王，他不喜好道德，而喜好音乐、女色；不喜好仁义，而喜好勇武。我听说，他竟然还想娶阴姬哩。”中山王神情严肃，很不高兴。司马惠说：“赵国是强国，赵王想娶阴姬是娶定了的。大王如果不给，那末国家就危险了；如果给了，又要被

诸侯们耻笑。”中山王说：“对这事可怎么办？”司马惠说：“大王可立阴姬为王后，以此断了赵王的念头。世上决没有向人家求娶王后的道理。即使赵王认为可以要求，邻国也不会赞同。”于是中山王就立阴姬为王后，赵王也没有再提出要娶阴姬的事。

主父欲伐中山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译文】

主父赵武灵王想要攻打中山，派李疵去仔细察看。李疵说：“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将要落在诸侯后面了。”赵武灵王说：“为什么？”李疵回答说：“中山君礼贤下士，到穷街小巷之中，车子难以通行，就取下车盖，甚至下车去拜访士人，象这样，总共去了七十家。”赵武灵王说：“这是贤能的君王啊，怎么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说：“不对，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会致力于扬名，而不存心于农耕和作战；如果拜访贤者，那末，农夫就会懒于务农，战士就会怯于作战。象这样而不亡国的，还从没有过啊！”。

中山君飧都士

中山君飧都（同享）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

【译文】

中山君设宴款待国都的士人，大夫司马子期在座。羊羹没有分给司马子期，他一气之下，投奔到楚国，说服楚王攻打中山，中山君便逃跑了。有两个人提着戈随在中山君的后面，中山君回头对二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二人回答说：“我家老父，饿得快死了，君王曾经赐了一壶熟食给我们父亲吃。父亲临死时说：‘中山一旦有难，你们一定要为中山效死。’所以我们来为君王效死报恩。”中山君感慨地仰天长叹说：“施与不在多少，而在于处在他遭受困厄的时候；怨恨不在深浅，而在于是否伤了人的心。我以一怀羊羹亡国，而以一壶熟食得到两位为国效死的义士。”

乐羊为魏将

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乐羊食子以自信，〔信〕明害父以求法。

【译文】

乐羊做魏国的将领，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山，中山君将乐羊的儿子处以烹杀的酷刑，并将乐羊儿子的肉做成肉汤送给乐羊。乐羊喝了这肉汤，古今称颂说：“乐羊喝儿子的肉汤，为求君王的信任；申鸣不顾父亲被杀，为整饰君王的大法。”

昭王既息民缮兵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民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飧，饮食馈饷，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已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兴师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将而伐赵。陵战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称疾不行。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境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向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

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刀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灭赵乎？”复益发军，更使王龁代王陵伐赵。围邯郸八、九月，死伤者众，而弗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利。武安君曰：“不听臣计，今果何如？”王闻之怒，因见武安君，强起之，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

武安君顿首曰：“臣知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不行无罪，不免于诛。然惟愿大王览臣愚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

变，抚其恐惧，伐其骄（同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此所谓‘为一臣屈而胜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致臣罪，此亦所谓‘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也。夫胜一臣之严焉，孰若胜天下之威大耶？臣闻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译文】

秦昭王已使百姓得到休息，修缮了武器，又准备攻打赵国，武安君白起说：“不行。”秦昭王说：“前一年，国家府库空虚，人民遭受饥饿，您不估量百姓的能力，要求增加军粮去消灭赵国。现在寡人使百姓得到休息，士卒得到安养，蓄积了粮食，全军的给养又超过从前一倍，您却说‘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

武安君说：“在长平大战中，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国人欢喜，赵国人害怕。秦国人战死的给以厚葬，受伤的给以精心治疗，有功绩的设酒食给予慰劳，百姓假借祭祀之名聚会，浪费了财物；赵国人战死的无人收殓，受伤的得不到医疗，军民悲泣哀号，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努力耕田，增加了生产。现在大王派兵虽然一倍于以前，我预料赵国的守备力量也会相当以前的十倍。赵国从长平之战以来，君臣都忧愁恐惧，早上朝，晚退朝，用谦卑的言辞，贵重的礼品，向四方派出使节，结交盟友，与燕、魏、齐、楚结为友好盟邦。他们千方百计，同心同德，致力于防备秦国来犯。赵国内财力充实，外交活动成功。现在这个时候，对赵国不可攻打。”

秦昭王说：“寡人已经派兵了。”于是他派出五大夫王陵率军攻打赵国。王陵战败，损失了四千人。秦王又要派武安君白起，武安君声称有病不去。秦王于是派应侯范雎去见武安君，责备他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战士百万。您从前率领数万军队攻打楚国，攻下了楚都鄢郢，烧了他们的宗庙，一直打到东面的竟陵，楚国人震惊，往东迁都而不敢向西抵抗。韩、魏两国前后相随，动员大批军队，而您率领的军队不及韩、魏联军的一半，却和它们大战于伊阙，大败了韩、魏联军，以致血流成河，漂起了大盾，共斩首二十四万。因此，韩国、魏国至今还称作秦国东面的属国。这是您的丰功，诸侯无不了解。现在赵国士卒死于长平之战的已有十分之七、八，赵国虚弱，所以寡人才发动几倍于赵国的大军，希望派您领兵出战，一定要消灭赵国。您曾以少击多，获胜如神，何况现在是以强攻弱，以多攻少呢？”

武安君说：“当时楚王依仗他的国家大，不顾国政，大臣们居功自傲，嫉妒争功，阿谀谄媚之臣掌权，贤良的忠臣受到排挤而被疏远，百姓离心离德，护城河也不修浚，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所以我能够领兵深入楚国，占领了很多城邑，拆除桥梁，烧毁船只，〔绝其归路〕来坚定百姓作战的决心，并在郊野各处寻找〔食物〕，来补充军粮。在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兵，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家，把将、帅当作自己的父母。没有经过约定，大家都很亲近；没有经过商量，大家都很信任。全军上下同心同德，抱着必死的决心，至死也不回头。相反，楚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作战，都只关心自己的家，全军将士离心离德，没有斗志。所以，我才能够建立战功。在伊阙战役中，韩国势力孤单，等待魏国，不愿首先

动用自己的军队。魏国依靠韩军精税，想推韩军打头阵。韩、魏两军争利，不能同心协力，所以我有机会能够设置埋伏，来对付韩国的军队，并集中精税，组织劲旅，出其不意，进攻魏国。魏国军队已经战败，韩国军队自然溃散。乘胜穷追败军。因此之故，我才能够建立战功。这都是由于谋划得当，利用形势，〔随机应便，〕符合自然的道理，哪有什么‘神奇’可言呢？现在秦国在长平打败了赵军，不在当时趁赵国畏惧而灭掉它，却有所顾虑，放弃了机会，让他们能够从事耕种，提高生产，增加积蓄；使孤儿能够养育，幼儿能够成长，以增加人口；并修缮兵器，以增强战斗力；增高城墙，修浚护城河，以巩固防守；国君放下架子，对臣下以礼相待；上级军官对士卒推心置腹，同甘共苦；至于对平原君赵胜这类人，都让他们的妻、妾到军营中，来为战士缝补衣裳。臣民一心，上下协力，如同越王勾践当初被困在会稽山上受辱，〔而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样。现在如果攻打赵国，赵国必定拼死坚守；如果向赵军挑战，他们必定不肯出战；包围其国都邯郸，必然不可能取胜；攻打赵国其它的城邑，必然不可能攻下；掠夺赵国的郊野，必然一无所获。我国对赵国出兵毫无战功，诸侯就会产生抗秦救赵之心，赵国一定会得到诸侯的援助，我只看到有攻打赵国的危害，还没有看到有利之处；再加上我有病，所以不能出征。”

应侯范雎惭愧地退下，把白起所说告诉了秦王。秦王说：“没有他白起，我就不能消灭赵国吗？”又更增加兵力，另派王齕替换王陵攻打赵国。包围赵都邯郸八、九个月，死伤人数很多，却没有攻下。赵王派出轻兵锐卒，来袭击秦军

的后路，秦军一连失利。武安君白起说：“不采纳我的计谋，现在到底怎么样呢？”秦王听说后大怒，于是亲自去见武安君白起，强迫他起来，说：“您虽然生病，也要为寡人带病指挥。如果建立军功，这是寡人的愿望，一定重赏您，如果您不去，寡人就要深深地怨恨您。”

武安君白起叩头至地，说：“我明知出战虽然不会成功，却可以免于获罪；不出战虽然没有罪过，却不免处死。但还是希望大王接受我的愚见，放弃攻打赵国，让人民养精蓄锐。利用诸侯关系的变化，安抚他们中担惊害怕的，讨伐他们中骄傲轻慢的，消灭他们中昏庸无道的，这样来号令诸侯，则称霸天下的大业可定。为什么一定要先消灭赵国呢？这就是所谓‘屈〔白起〕一臣，却可以战胜诸侯’的做法呀。如果大王不明察我那愚计，一定要消灭赵国，求得一时痛快，致使我获罪，这也就是所谓‘取胜〔白起〕一臣，而被诸侯所屈服’的做法呀。取胜一臣的威严，哪里比得上战胜诸侯的威严大呢？我听说，明君爱他的国家，忠臣爱他的名誉；灭亡的国家不可能再复原，死去的士卒不可能复活。我宁肯受重罪而死，也不愿做一个辱军败国的将领，希望大王审慎考虑。”秦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